

175
128
4

壁經辨心草

貞



尚書古今同異考

加賀 大田元貞公幹

著述

梅賾古文

梅賾羅敦仁攻古文句疵字剝毛舉毫折其言近乎刻矣予不欲其如此唯錄其所出處附載于篇後使後人知補綴之者雖出于晋代然其言與事猶是古尚書之遺矣又恐世之倭古文者不信補綴之說因錄其最誤者二條以警覺其徒其餘綱類而推之則今之古文出於倭集補綴煥如觀火又寸寸之多辨乎





論語 子曰小子服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  
方萬方有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  
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堯曰篇

國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台何戴后非衆  
無与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  
辜在余一人 在般庚曰國之戚則維女衆國之不戚  
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曰湯誓商書伐桀之  
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周語

墨子曰湯曰惟予小子服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

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  
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有  
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  
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魚也

且不准禹誓為然禹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云

又曰湯誓曰幸亦元聖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  
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 尚賢中篇

朱彝尊曰國語所引文雖與曾經小異然亦謂湯  
誓其為湯誓逸句無疑也梅賾不察誤入諸湯誓  
篇六卷而修飾之過矣



按前尚書湯誓或有上下二篇或有上中下三篇而序者不知是以未之及也伏壁所得唯是一篇而孔壁亦在錯亂摩滅之中是以後世不能得見也諸書所引雖有異同其義不可得詳也然其為湯誓則同而安國注論語亦然其為湯誓逸文明白無疑也梅賾不察入諸湯誓篇內是何事也如湯誥司馬史記明載其文是孔壁真古文也而與今之湯誥毫無相似是豈非梅賾補綴之誤乎若夫左國十引禹謨稱為夏書以禹謨以下古編為夏書也又有虞夏曰科之說左傳三引洪範稱為高書以

箕子商人之所陳也緇衣引太甲咸有一德皆稱尹誥二篇是伊尹所誥可以通稱尹誥矣韓非引酒誥稱為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是所誥康可以通稱康誥矣墨子引甘誓為夏書禹誓是蓋古無小序故誤為禹事莊子呂氏逸周書說死皆從之呂氏又誤為夏后相事是各有其義而湯誥為湯誓是有何義乎毛大可辨之曰論語堯曰非引書體誥誓二體原屬一類強辨奪理可厭可惡既已非引書體何故安國引墨子所引以註所出乎堯曰誥誓一類可以換稱則是湯誓即湯誥也



何故安國不直注為湯誥文而遠引墨子所引以  
為湯誓乎明矣安國湯誥則史記所載而無論語  
此文其湯誓亦今文之湯誓而無論語此文特墨子  
所引湯誓其文適與論語合故所註如此也假使  
梅賾偽湯誥真是古經直登壁中古文舊本乎後廣  
孔安國者所不曾夢見也豈不昭誓乎今之學者  
不此之疑佞諛為忠肆其強辨確信實書自託護  
經如大可者則其人也是不特聖經之靈賊又安  
國之罪人也

墨子曰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

神視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廢排扁天亦縱之棄而  
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命也非命上篇

又云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  
上帝棄爾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有命毋侮其務天  
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  
非之非命中篇

又曰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  
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廢傳務天下天亦縱棄  
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天  
篇



又曰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則行其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全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帝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怒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矣以非之非命下篇

朱彝尊曰按墨子非命篇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云云下接以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又天志篇大明之道之曰云云而非命篇復引其文則曰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下接以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然則去

發也大明也皆太誓之篇分而名之者也古文太誓三篇上篇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此大明之文也中篇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墜惟不遠在彼夏王下篇天有顯道欲類惟彰上帝弗順祝降時怒此去發之文也梅賾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秦火以前之書太明去發初不相紊也

奉梅賾古文者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



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朱彝尊曰：四篇皆古文。

鄭公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字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

吳廷翰曰：朱子疑書序是安國做，漢文疎枝大葉，今序細膩只似六朝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又云：嘗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至東晉方出，此諸儒皆不是可疑之甚。愚謂大序非安國之舊，小序不出孔氏，此已決然。但二十五篇之書既疑非古

則作者亦必聖賢之徒。如太甲咸有一德等語，晉魏以來人安得有此字。戲意書出於古，而後儒以已補綴脩飾之耳，以為後人作則疑之甚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為偽者。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卓廬之言出，疑古文者紛々矣。愚竊以為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詰曲聲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



翳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者偽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細道德經緯人事深沈而切至高明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孔穎達云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脩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已

又曰夫書之所以貴真以其得也足以立極也所以惡其偽者以其失也不足以棄訓也今自天子公卿大夫庶人土服習古文而皆穆然有禪于治理乃不求其精而反苛責之區區疎跡之間不亦過乎

又曰二十互篇其旨與其文卑而高近而弥遠幽通鬼神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愛久則玩由繹而浸淫諷咏而服習擬議以身化裁以政定事功而成豐々矣孰是昏也而可以偽疑乎

毛大可曰明陳第惡梅賾攻古文之急為之作辨垂弟亦寡學自坐謬誤不足以灑寃然其說有云云々此真儒者之言



張杉曰二典三謨極文從字順文侯之余秦誓皆  
春秋時昏其古曾樸與較有過于典謨者但平心  
誦讀當自得之人苟疑竊鐵則語言動止無往而  
不似竊鐵及知其不然而向之絕類竊鐵者今無  
一相類讀書亦猶是矣文体何常疑為古則古疑  
為今則今向惟疑古文為偽耳苟知其不偽請再  
讀之其竊鐵与否當与向所讀時有大異者  
樊良樞曰壁書後出率科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  
譯之假令壁中之藏不出則精一之旨恒性之告  
一德之訓典學之余孰從而聞之

沈歸愚曰尚書有古文今文之分自漢時始也文  
帝時伏勝授于晁錯者二十八篇後增偽秦誓一  
篇繫漢人隸書是為今文後傳為歐陽氏及大小  
夏侯之學孔安國得自孔子壁中者二十五篇係  
科斗書是為古文安國獻之武帝值巫盅事起未  
列學官遭晉永嘉之亂散亡東晉梅賾得安國之  
傳上之後姚方興又得一本中多與若稽古帝舜  
以下二十八字分堯舜典為二唐代取伏生安國  
之文並列學官按伏生之傳亡於晉永嘉之亂唐  
後代遵之則後之尚書合古今文而一之天乃後



之儒者于今文多恕辭于古文多攻擊前如吳才  
老吳州廬後如趙子常歸熙甫輩議論糾紛甚或  
指為偽書其所以為偽者謂今文多艱深古文多  
平易應似晚晉雜亂之書夫論文當論理不當論  
辭若祇取辭之艱深將楊雄之卓太元駕禹湯諸  
聖人之上乎况今文之艱深難讀者亦惟殷盤周  
誥多士多方餘如臯謨益稷甘誓金縢等篇何嘗  
不和易近人也古文固和易近人而禹謨湯誥太  
甲咸有一德說余周官等篇何嘗不尊重典質也  
則以體格論真偽者慎矣且夫闕天明道者為聖

人次亦為大賢大禹謨言精一言中湯誥言降衷  
言慎性太甲言明命言誠咸有一德言一說命言  
治言學周官詳言治官皆天人性命倫常政治之  
純乎純者以為雜亂之書而斥之將尚書一經其  
可竟廢乎哉至梅賾引荀子解蔽有人心之危道  
心之微二句又有汝惟不矜四句遂謂晉人鈔荀  
子語作經今觀荀子一書中引諸經語甚多不云  
荀子引經而轉云作偽經者鈔荀子耶有令人哂  
然笑者昔歐陽子有詠日本詩云徐福行時書未  
焚尚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奉世無人



識古文盡戲筆也明代豐坊遂自造尚書二十五篇得自海外欲獻之千朝以易去舊傳古文歛幾熾而幸熒緣攻擊古文者多故彼妄人遂欲後張無忌云爾學者幸列藝苑當尊聖人之經奈何襲前人隅曲之見而紛々然妄為之說耶由此以推將如王元之疑論語劉知幾之疑春秋李泰伯之疑孟子歐陽永叔之疑說卦聖人之書無一非可疑者矣愚故觀縷言之以告諸同學者

古文報

又曰尚書至漢時分古文今文為二伏生所授者

為今文凡二十八篇後人加春秋誓一篇中有白魚入於王舟火復於王屋流為烏等語其為偽造無疑合之得二十九篇是也孔安國得自孔子壁中者為古文凡二十五篇安國家獻之值巫盅事未列於學官後馬融作傳鄭玄注解遭晉永嘉之亂諸書並以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去其偽春秋誓而闕舜典一篇齊明帝時姚方興又得一本獻之中多曰若誓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所謂大航頭本是也唐代以後雜取伏生安國之文並列於學官然則今之尚書合古文今文而一之矣



天所謂今文者漢時之隸書是也所謂古文者蝌  
斗昏是也以文義考之今文多艱詁古文多平易  
疑艱詁者謂伏生傳昴錯時年九十餘雜沓魯方  
言詁不可曉又使女子轉相述宜其多訛字也疑  
平易者謂東晉時始出前此諸儒俱未之見不無  
可疑而平緩卑弱殊不類秦漢以前之文也辭之  
者謂伏生所授多詁誠之詞其間方言古語有當  
時易曉而後人難知者不盡闡女子轉授之故也  
且先秦古書所引皆然豈得以中有訛字而疑之  
安國所傳多君臣咨儉之語經史官之筆隱括個

色語有語有體制傳之後世人所易從烏得以文  
從字順遠於詁屈聾牙之体而議之然而伏生背  
文暗誦宜得其詞之易者而何以口授之際偏待  
記其語言之艱詁者乎安國考定皆蝌斗之文其  
於古書豈無錯亂而磨滅者而何以壁中所藏專  
存其語言之平易者乎雖通經好學如朱子不能  
顯為之定論也獨是自宋以來前如吳才老吳草  
廬後如趙子常歸熙甫輩於今文多恕詞而於古  
文每指摘為偽愚謂古人之書當求其無戾於道  
耳今觀二十五篇中如大禹謨湯誥咸有一德說



爭諸篇或闕言心言中之宗或闕言天言性之宗  
或闕言德言學之宗皆聖賢文辭之純乎純者而  
必以割詞坦明疑之將聖賢語言必艱深險佶而  
後無可議耶抑又考孔子刪書百篇秦火後伏生  
祇傳二十八篇及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多二十餘  
篇於百篇存其過半豈非斯文之大幸歟而後人  
必欲斷之為偽何也嗚呼執一己之小慧憑前人  
之偶見以攻擊古文將周禮儀禮多方集失而繫  
辭孝經且有以為非孔子所作者矣獨古文尚各  
乎哉同上

按是皆倭古文者也陳第有禪于治理之言于序中  
既辨之良樞婦愚之言最為倭媚荀子引道經云人  
心之危道心之微論語曰允執其中孟子曰湯執中  
馬季長忠經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五帝德云帝嚳  
執中精一執中之旨諸書具見何待梅賾補綴之古  
文乎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中也中  
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大雅云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康誥云天惟与我民彝降衷恒性之告諸書  
具見何待梅賾補綴之古文乎緇衣引尹告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一德之訓何假東晉晚出之古文乎



文王世子學記共引允命念終始典于學典學之命  
句假東晉翹出之古文乎言天言德臯陶謨備焉無  
須梅賾古文也言三公言六卿大戴周禮備焉無須  
梅賾古文也太甲明命大學有之畢命放心孟子有  
之不得梅先生偽書亦學者考之於古典則無欠闕  
之事焉且以偽古文言天言性言命言心為其至者  
乎宋儒語錄遠愈於偽古文矣弗思之甚乎則以謂  
世不學者多而學者少學者多而學古者少豈能諳  
悉諸書所引古逸書文乎今之古文綴輯逸句成文  
既罕遺漏無大悖理之事是一大好書也故其二十

五篇謂之偽書則可欲廢棄之者闡理之甚朱竹垞  
比諸遺秉滯穗雉頭狐裘及汾陰鼎鼎可謂知言也  
毛大可有云汴宋人多輯格言世有集唐人詩為珍  
秘者即千文集字猶相傳至今古文總作為而聖謨  
嘉言會粹一處則亦不可持矣此言蓋得其實大可  
為學事欲戾晦庵客气所使鳴冤所屈詬爭不已  
然其中心實似知其書之偽故有此持平之論焉亦  
豪傑之士也如沈德潛一意佞媚其寡陋不學真可  
愜笑

又按荀子解蔽云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楊倞



解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是古之所無毛大可引易  
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真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  
之昏緯書豈足徵於古書乎近時又有改為夏經者  
是亦古之所無其公女可惡考諸古昏左國孟呂官墨  
戴記其引書極多而總稱之則云書云分而稱之則  
云虞書云夏書云商書云周書云細分之則云帝典  
云甘誓云太甲云泰誓云荀子引書亦然然則道經  
者是一種書名不知其何書也然其非尚書者明辨  
哲矣梅賾不察取入于禹謨是古文偽案金佞者之  
喙三尺何以辨白梅鷲存之可謂得矣歸愚試言何

書何篇引書為道經乎歸愚不自知己學寡陋可笑  
而反哂然笑梅鷲之言是不知己量之甚者也

按宜興儲大文存硯樓二集有尚書古今文考石門  
吳震方讀書質疑亦有辨古今尚書條皆襲古人成  
說都無所見諸家文集雜記極多此類今不復煩錄  
東晉方出

毛奇齡曰古文之寃始于朱氏朱氏欲註尚昏見  
孔疏有兩漢諸儒皆不見語又有梅仲真為豫章  
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昏語因不復深考且並不  
究所由來竟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昏舍之不佳



而以註屬之門人蔡沈并授以意于後前不分今  
古文者今特為分之且雜為之說以著其偽凡諸  
門弟子爭相傳播而元明以來又若無通儒善讀  
書者為之剖晰其在古學則鹵莽蔑略但抄竊詞  
句而其在今學則名為通經而實無一經可通且  
過遵朱氏寧得罪先聖賢必不敢一字道朱子之  
謬加入明至今立學取士皆用其所註各雖孔子  
復出無如之何致使陋劣之徒旁摭典引吹毛索  
癩鍛鍊成獄古經之寃至此極矣要其說則皆自  
東晉方出諸儒不見而大郎始

夫古文向嘗自東晉出也不幸古文遭厄夫子刪  
之夫子之家藏之距伏生今文立學幾及百年而  
後出于壁乃出甫四年而頓遭巫蠱之禍不惟不  
立學即安國傳文亦不敢再上然且武帝遽崩安  
國又卒先聖先王之書幾一幾亦可憐矣古文始出  
安國之書遭巫蠱之禍不立學官漢儒林傳藝文志  
劉歆移書荀悅漢紀皆有之唯以安國之卒為在巫  
蠱亂後是特據大序結尾立言是為大謬韓大序條  
其說具錄可并考焉

然而古文經文歷有方所其在官書則科斗原文



見藏秘府而在私學則安國所寫隸本親授都尉  
朝以傳至桑欽授分明並無斷絕是以劉向取內  
府古文以授博士今文之學劉歆復取內府古文  
以授膠東所傳古文之學彼此徵驗各為中外相  
應間有張霸上偽各思相繆亂猶得援內府古文  
以存其非是向曾有無可之文何以公然相竄易  
者前漢傳授

安國授都尉朝以至桑欽見漢儒林傳 劉向  
取內府古文授博士今文見藝文志 劉歆取  
內府古文授膠東古文見劉歆傳 張霸偽各

見儒林傳

外

曰今之古文安國之後無有知者晉代忽出則雖其  
偽顯然々無跡可索焉猶之可矣今日授受明白歷  
有方所則偽托之跡可指示而辨焉司馬遷從安國  
問故而其作殷本紀載湯征陽誥陽征今文所無又  
今之古文所無是真安國古文也然則今之古文非  
安國古文其微一矣劉歆好古學左氏毛詩古文尚書欲立學  
官大忤時輩身求外補其篤信古文如此而其作三  
統曆載武成伊訓是今文所無而與今之古文大異  
是真安國古文也然則今之古文非安國古文其微



二矣自安國而都尉朝而庸生而胡常而徐敷而王  
璜塗暉而桑欽見前書儒林傳暉又傳賈徽之傳其  
子達之傳許慎見後漢史達傳及說文序中興後自  
達以前有尹敏又有蓋豫授周防有杜林授衛宏徐  
巡有丁鴻授楊倫均是安國古文遺學然小宗別派  
不詳其師傳特賈逵繼安國之心統為古文字大宗遭  
逢肅宗好古文至詔使高才生受古文古文自是勃  
興大行于天下安國古文一綫之傳再明著于世者  
達一人之功也馬融鄭玄自是而起下至王肅皆安  
國古文之學也而三家之書與今之古文異則今之

古文非安國古文其徵三矣大可欲破東晉方出之  
言而為師資相承之說其偽愈見豈不亦可笑乎

越至東京則孔僖為安國之孫世々安之而丁鴻  
楊倫且集弟子十人于大澤中肄習之

大可於後漢古今取尹敏周防孔僖楊倫為孔  
學排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為別學其所說與予  
所辨已詳于前

孔僖古文安國家藏賈逵古文安國嫡派後漢古文  
則前漢古文初無異學又別本故肅宗受賈逵古文  
而不及問孔僖古文蓋其學其本同也尹周孔楊之



學則杜賈馬鄭之學皆是安國之傳馬鄭之學真而梅賾之本偽昭々然白黑分矣

○魏晉之間則自王肅皇甫謐外由鄭冲蘇愉梁柳臧曹皆一々相嬗以遞至梅賾未嘗有頃刻之間毫釐之隙也

皇甫謐從梁柳得古文尚書心義引晉各先已具錄

鄭冲蘇愉梁柳臧曹傳古文尚書心義引晉各先已具錄

○大可又云魏王肅習古文尚書隋經籍志王肅

注古文尚書十一卷又心義云肅註乱其紀綱為太康時与孔傳同

○又云在魏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晉范甯註古文舜典一卷

○又云孔壁之學如周防尚書雜記三十二篇王肅古文尚書註十一卷范甯註舜典一卷皆湮沒不可復考

隋經籍志古文尚各舜典一篇晉豫章太守范甯注

○心義云至晉世王肅注各始似竊見孔傳故註



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

。秋文云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

。劉知幾曰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

王肅鄭冲皇甫謐皆共不見今之古文尚書朱彝尊  
有辨先己具錄冲謐姑置如王肅學今之古文不可  
不辨大可據穎達竊見陸劉私見之語忽譎張為幻  
曰魏王肅習古文尚書魏王肅註古文尚書是其謬  
妄可惡之甚夫亂其紀綱出于丘子之歌五子之歌  
係於今之古文增多之篇肅若註之乎是明習今之  
古文明注今之古文何故孔與陸劉謂之竊見私見

乎或曰肅習今之古文注今之古文其所竊見私見  
而獨秘之者安國之傳也此言不然五子之歌明云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下文云亂其紀綱乃底滅  
以是垂見童知為太康之時何用注解正義何故為  
見孔傳之嚴乎肅於他書所引亂其紀綱注為太康  
時是似見今之古文經傳故正義云爾是肅不習今  
之古文其徵一矣左傳哀十一年孔子曰夏書曰惟  
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凶杜元凱注曰逸書滅凶謂夏祭也正義曰賈  
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為逸昏解為夏祭之時諸子  
不見



今之古文確證唯王肅云太康時也按王肅註尚書其語畧陸德明劉知幾所言亦襲心義此言耳蓋心  
芟之意以肅注左傳亂其紀綱為大康時疑見今之  
古文以肅注尚書符同孔傳疑見今之孔傳一時臆  
度之言豈為肅習今之古文注今之古文乎且穎達  
此言極不可信肅又注孔子家語其書今儼存其心  
論解孔子引夏書此歌乃滅而亡之下肅注云謂夏  
桀與左氏杜注全同穎達曰晉王肅注各其誤如此則引肅左傳注亦恐有誤不可  
信也身肅不習今之古文不注今之古文其徵二矣  
王肅註尚書其書至唐猶存故心芟叔文引之極多

然並無一字及于今之古文增多之篇是肅不習今  
之古文不注今之古文其徵三矣隋經藉志云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尚書十一卷馮融尚書九卷鄭玄尚書十一卷王肅是  
隋志明分馬鄭王為非今之孔學而大可引隋志云  
王肅注古文尚書十一卷何其誤也原其誤所起朱  
氏經芟考王氏肅古文尚書注隋志十一卷大可譬  
見此文不及深考仍襲其誤可謂陋矣大可寬詞引  
考予故相見其誤今考之隋志其欺固亮然是肅  
不習今之古文不注今之古文其徵四矣陸德明叙



文明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類劉知幾亦云王肅注今文尚書大与古文孔傳相類其言王肅之学与馬鄭同真安國古文也然自今之古文出以馬鄭王之学為一種学以其所注篇數同于伏昏陸氏劉氏直作為今文其言虽誤然唐人見肅注者其言如此則肅学非今之孔学者本自明是肅不習今之古文不注今之古文其微五矣顏達似竊見之陸劉私見之乎本疑舜大可據之断曰王肅習古文尚昏王肅注古文尚昏遂為梅本授受之一人是其欺罔謬妄可惡之甚予恐後之学者猶襲其誤

矣是之不可以不明辨

在前漢司馬遷劉歆在後漢賈逵馬鄭以及魏王肅皆傳安國古文者而皆不見今之古文今之古文東晉方出諸儒不見之說確不可易者也

乃古文藏内府者則永嘉乱後其書並存而特以無傳之故梅賾乃上孔氏傳以補尚書諸傳之闕是梅氏所上者安國之傳非古文之經也安國之傳東晉始行古文之經非東晉始出也

故唐宗晉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為不關本經不足輕重而旧晉史及隋經籍志則各為載入然猶



恐誤認孔傳為古文乃先曰晉世秘府所存古文經文然後曰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此其明白為何如者  
乃不學之徒妄云梅賾上古文以致一訛再訛頓成此千古不白之冤獄嗟乎諸昏具在何人不明啓其昏一讀之也

大可又云乃其所上書則固孔安國之傳非經文也隋經籍志云云由是觀之是古文經文秘府舊有梅氏所上只是孔傳故志歷敘之以為古文傳註師說興廢之由原未嘗謂古文已

以至東晉始上也是以前敘所存特曰古文尚書之經文後敘所奏則又特曰安國之傳其故為明析不使謬亂如此

大可作古文究詞其文總數萬言可謂夥也然其言多枝葉旁及其最所根柢實在此引隋志一節耳是故究詞發端首及此義又作朱氏經義考亦及此爰足以同見大可一生奉偽書誣聖賢其誤所原矣而予排大可亦在此爰彼之鳴冤我之辨正其真偽邪正之所分在此一節細辨之大可以謂隋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今之



古文經文秘府儼存。隋志又云：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是梅賾所上，只是孔傳，不學之徒，妄云梅賾上古文，成此千古之冤。夫隋志成於唐初，今之古文顯行之後，故奉今之古文為安國真本，取安國大序為文，是於考古文者，不足為證左何也。猶詰盜者，以其子為證，其子非直躬，豈曰吾父攘羊，此志豈足奉以為律令乎？且此志多謬，史記漢晉後漢各及鄭玄序大傳皆云：伏生教張生及歐陽生，而此志特云：伏生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謬誤如此。豈足奉以為律令乎？古文壁藏之人，荀悅、漢化為孔

鮒家語後序為孔騰，是二人兄弟，同謀藏之，為鮒為騰，元自無怪。而此志特云：末孫惠釋文仍之。然孔子世家家語後序並無其人，偽本古文孝經序有曾三老孔子惠年代，豈隔則是烏有先生也。謬誤如此，豈足奉以為律令乎？且隋志所謂孔氏之傳，豈特傳之云乎？陸氏釋文與隋志同時，其言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各，由是觀之，隋志所謂孔氏之傳者，其實今之古文經傳也。要之，隋志釋文共成，唐初豈足信據。舊晉各明云：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



史遂於前晉

似西晉

奏上其各而施行焉直言古文不

言孔傳何等明快何等痛切大可好詬人曰不學之

徒妄云梅賾上古文據前出舊晉各云梅賾上古文

者不學耶將據魁出隋志云梅賾上孔傳者不學耶

大可再生試為予判其不學大小多少乎且隋志所

謂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各經文今無有傳者非

言今之梅賾古文也何以知之以其言今無有傳者

也今者何隋書成於唐初言隋唐之時也夫梅賾古

文晉代始出南方學者傳之梁陳之時既已為盛及

隋勃興至唐餘學皆廢唯此孤行梁隋之間其作疏

解者因國子助教巢倚

撰尚書百釋三卷及尚書義三卷

梁國子助

教費魁

撰尚書義疏十卷

後梁蕭詵司徒蔡大宝

撰尚書義疏三

十卷

隋秘書學士顧彪

撰尚書義疏二十卷 隋國子助教劉炫

撰尚書述義二十卷

隋大學博士劉焯

撰尚書義疏二十卷 其傳之者

如此蠡起豈可言今無有傳者乎大可之說至是而

窒乃作之遁辭曰但無傳注之人今之古文至于隋

唐豈帝傳注疏解如雲豈可言今無傳注之人乎且

志所謂傳者言相傳之人也歐陽氏世之傳之夏侯

始昌傳族子勝之傳從子建之傳東京相傳不絕安

國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杜林傳古文尚書各代唯傳



鄭氏皆言相傳特於無有傳者強解為傳注乎可笑之甚大可既誤以傳者為傳注又誤以無傳注為晉代之事曰特以無傳之故梅賾乃上孔氏傳是不知隋書成於唐初今者言隋唐之時也是亦可笑之甚辨而至此大可垂其口豈得再聞喙乎然則其所謂古文尚書無有傳者何乎此文受安國杜林之後是真安國古文具載逸卷十六篇者也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故馬鄭王所注止三十四篇不載其十六篇然其全經晉世秘府僅存梅賾偽古文奏上之後天下奉真本是故真古文隋唐之時無有傳者遂就陘滅偽書起而聖經以豈不重為悲慨乎隋昏出於信今之古文者之手然猶錄舊說豈故有此言耳是亦足珍重矣今之古文東晉方出得乎此辨燦然明白又何疑之有

附隋書經籍志全文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刑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而序之

是言百篇之書及序

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何內



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歐陽最盛

是言伏生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學

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未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六篇其

泰誓與向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淮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闕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夕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

是言安國古文然其所言半據大序故其中不能無誤也

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焉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



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

是言後漢古文鄭玄亦為之注以上全取范史儒林傳書學結尾語然其所傳以下長孫無忌所加隋唐既以梅賾古文為安國真本故作馬鄭古文為非孔舊本朱竹垞毛西河據之排賈馬鄭為杜林際書偽本辨見前之三寃條又雜以今文不特言字句指馬鄭古文雜偽秦誓詳見前之偽秦誓及賈馬鄭條

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是亦重說古文據今無有傳者考之是隋唐所不

傳之古文乃知是安國真古文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外具載逸書十六篇者大可以為今之古文粗疎甚矣

及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以洛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舛戾

是重說伏生今文僣滅之故後世吳澄輩勤謂伏生之書以於唐蓋不知隋志也其以於唐者馬鄭古文之學也

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



舜典一篇存建武中吳妣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昏奏  
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

是言今之古文經傳始出東晉大可以為梅氏所  
上只是孔傳然陸氏叙文亦云梅賾奏上孔傳古  
文尚昏且舊晉書明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梅賾  
奏上其昏是言古文則無孔傳言孔氏傳則無古  
文經文何異之有大可拘泥此文欲破今之古文  
東晉方出之說強橫其矣雜見于前

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存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  
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

是亦重說孔鄭二家古文所謂孔者梅賾偽本也  
又有尚書逸篇出於杳杳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  
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志中有尚書逸篇二卷

隋志之言既分載先之各條然後學惑大可之言  
故錄其全文詳疏解之如右

諸儒不見

毛奇齡曰至諸儒不見則亦有說按徐仲山傳是  
杳尚昏日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  
趙岐注孟子鄭玄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



傳其于引古文尚書所有之文皆注曰逸者以是為古文作偽之據此皆不學人所言漢功今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官以主之射策觀祿皆在此數出此者即謂之逸以逸于學官外也今文立學稱尚書古文不立學即稱逸書此如唐制書學然其合于官字者名官書否則名野昏故宋洪邁曰孔安國尚昏自漢以來不立于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輒注為逸昏以是也况古文距今文之出為時最晚及甫出而巫書事發不及立學其私相授受祇得安國親寫藏之于

家一本已耳除授受之外焉能他及

又况寫經用竹簡木冊未易傳遠而民間以煩重之故又難于更寫

然且門戶搭排在博士甲乙高下惟恐有他經相壓以致寡易故有遺金中秘使陰易其昏以證已學者觀劉歆甫移博士請立古文而諸儒切齒恨如仇讐甚至師丹龔共勝為國重臣且乞體骨以去者而劉歆由是竟不得復齒于眾此其間興廢之機雖古文當前亦孰肯顧而問之然而無足怪者傳者傳不見者自不見也



若孔氏正義其於諸儒不見古文者祇限六人謂  
劉向劉歆班固及賈逵馬融鄭玄耳予謂此六人  
者及不在不見之數二劉校中外之學班氏詳述  
而志之何為不見若謂劉歆作三統曆其所引秦  
誓与古文不合則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譏婚  
禮以閔睢為興刺之作不必不見毛詩大僕譏祀  
典以孝武為吞襄復九世之讎不必不見左傳也  
若賈馬鄭三人則原非孔學至賈逵父賈徽曾受  
昏塗惲是古文正函而其後逵与馬鄭則皆受杜  
林際昏之學雖名為古文而實与孔壁古文不同

一是漢書一是壁經也

正義載鄭氏極尊孔學而賤伏學其為昏贊于孔  
學則云我師棘子下生安國而于伏學則云疾此  
蔽冒疑惑未悛其意嚮去取非不分明而學實有  
異所謂不見古文者卒在彼則不見在此耳

大可又曰暨後漢而古文之名日盛然終不立  
學即民間除授受外亦罕得其昏且今甲所在  
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  
經如君陳秦誓類皆不註篇名至于小子履敢  
用玄牡鄭及不註湯誥而註曰此墨子引湯誓



辭而賈逵馬融鄭玄之後極尊古文自稱受孔  
學者其註諸經引古文處皆注曰逸尺以逸于  
學官外也且實有不見古文者正茂謂漢儒如  
劉向班固賈逵馬融鄭玄六人皆不見古文予  
嘗習向歆校中外古文極悉而孔氏誣之以不  
見此仍是張霸偽補鄭本之餘說若賈馬三人  
則所受者為杜林齋書本其不見孔壁古文斷  
有然者雖徐仲山曰馬融作忠經引大禹謨曰  
惟精惟一允執其中此非古文乎顧三人實不  
見古文其忠經所引偶然及之不足據也

如安國真古文其傳之者皆見之如司馬遷劉歆賈  
逵許慎馬融鄭玄是也如梅賾偽古文而漢三国名  
儒實無一人見之者豈啻魏晉諸儒安國亦未之見  
也東晉方出諸儒不見之語顧逵發之朱子從之其  
言確當不可得易也毛大可立師資相承諸儒皆見  
之說欲破此二語然其師資相承者安國真古文也  
諸儒皆見者安國真古文也如梅賾偽古文何人傳  
之何人見之

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一節云此代祭告  
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使安國見今之古文



乎不注其所出則已若注之則應云逸尺湯誥之辭而今不然遠引墨子為湯誓之文是安國不見今之

古文也

凡予書中所謂今之古文者言梅賾增多二十五篇非總稱五十八篇也

大可云今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注論語云似言古文不立學故畏令甲而不引古文然則馬遷作史記何故載真古文湯誥湯征乎馬遷何不畏令甲也劉歆作三統曆何故引真古文伊訓武成乎劉歆何不畏令甲也大可於劉歆亦云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既云令甲所在不敢踰越又言著書持論何所拘限前後支離上下

矛盾任口任意胡說亂道豈免有識之指摘乎

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其作史記其所載不過古文今文所有二十九篇於今之古文增多二十五篇無片語隻辭及之特於殷本紀載湯征湯誥二篇湯征伏生今文梅賾古文共所無湯誥亦伏生今文所無而與梅賾古文湯誥無一語半句相似焉是真之安國古文也是馬遷所見真之安國古文也

湯征湯誥詳見前之安國古文條馬遷不見今之古文後又審辨

劉歆最好古文者內焉窺中秘之古文是安國所獻



外烏見膠東之遺學是安國所傳請立古文編諸儒  
怒身請外補轉軻多年其為好如此而其作三統曆  
引伊訓武成二篇伏生今文所無與梅賾古文大殊  
是真之安國古文也是劉歆所見真之安國之古文  
而不見今之古文也

伊訓武成詳見前之安國古文條

徐仲仙辭逸昏稍為近是逸書二字固不足為古文  
作偽之據雖然因是似排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之  
說是誤矣詬他人以不學不知己之不學出于他人  
之下萬請就其所引趙鄭韋杜四人詳證其不見  
今之古文仲山有靈來而聽之

趙岐注孟子於滕文公篇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云太  
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今之尚昏泰誓篇  
後得以充學故不与古大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  
泰誓也夫趙岐見今之古文則當注云逸昏若詳說  
之則當注云古文泰誓之辭今之泰誓無此語何故  
言古尚昏百二十篇之時之泰誓乎梅賾古文豈有  
百二十篇乎是趙岐不見今之古文也

鄭玄注禮記於緇衣引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  
德云告當作告々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



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凶又於學記引兌命曰念  
終始典于學云兌當作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亦  
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凶不曰逸書曰今凶  
最身明快身鄭玄不見今之古文也註坊記引泰誓曰太誓尚昏篇名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之太誓無此言則篇散也  
韋昭注國語於楚語白公子張曰武丁於是作書曰  
以余心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云以書解卿  
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夫  
韋昭見今之古文則見悅命見悅命則知以余心四  
方以下皆悅命之文矣而排賈唐為非悅命其不見

古文明白如此是韋昭不見今之古文也

杜預注左傳於哀十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  
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凶  
云逸書滅凶謂夏桀也夫杜預見今之古文則見五  
子之歌見五子之歌則知發端云太康尸位以逸豫  
滅厥德次之云亂其紀綱乃底滅凶是為太康之時  
矣豈可解為夏桀時乎其不見古文明白如此是杜  
豫不見今之古文也

逸者言逸於學官所立見行經文之外也故有逸昏  
本逸禮有逸詩存與凶皆可通為逸矣故逸昏二字



不足為諸儒皆不見之澁矣又不足為諸儒皆見之  
徵矣何也存與亡皆可通為逸也杜預解左傳凡及  
增多二十五篇之文皆曰逸者然於其紀綱解為  
夏桀則其不見今之古文者昭然明矣世之愚儒見  
逸者字直為亡者故徐仲山言逸者非亡書聲動俗  
耳然其所言唯臆度無徵予故錄逸之非亡者明澁  
數條補仲山之所不及然其實存與亡可通稱逸則  
不足為諸儒見不見之澁也

史漢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  
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者得十餘篇蓋尚者茲多

於是矣

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劉歆曰書十六篇孔

荀悅曰古文尚書多十六篇

鄭玄曰武成逸者建武之際亡

是安國所得書十六篇逸於學官所立伏生今文之  
外故曰逸書然是安國真古文增多篇而非今之梅  
賾偽古文增多篇也

劉歆移書云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三十九

且示言逸於學官所立見今所行禮書者也



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於民之望也詩曰行歸子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

孔穎達詩正義云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緇衣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以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

是亦言逸於學官所立者魯韓三家之詩凡漢魏言逸詩其義皆同然其所謂逸詩皆以篇也特此一章毛詩儼存而曰逸詩故逸於學官謂之逸唯是為明

嚴大可仲山輩知逸之逸字學官而不知引之雖知猶不知也既逸學官則存乎以皆可通稱逸矣是故逸各二字不足以徵諸儒見不見也漢平帝元始五年詔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者是亦言諸經文逸於學官之外者也

賈逵受父徽古文之學徽者塗惲弟子也言後受杜林際書之學是烏有以是之談也予先已悉辨雖然姑從大可之說為後受杜林安本然逵始受父徽古文塗惲遺學者危史有明文又姑從大可之說自安國傳至塗惲者為今之梅賾古文然則逵後來雖受杜林安本然其幼時從父今之古文如今之古文何



其注左傳於亂其紀綱不云大康而云夏桀乎見正是不見今之古文明殷也可見真之古文自安國傳至塗惲自塗惲傳至賈逵別有其本斷非今之古文矣

若欲破東晉方出諸儒不見之說當引西漢諸儒引今之古文增多篇中左國孟荀等所無者或一句或半語皆是漢儒傳之漢儒傳之為不然無替之談無證之訢也許慎說文引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是古文悅命之文也然係孟子所引公又係國語所引楚語故鄭玄注周禮引此二句為孟子曰是何足徵

劉梁和同論引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如施是古文大禹謨之文也然係左傳所引襄二十一年又係家語所引解論唯二書以庶事為順事耳下一句是解是何足徵要漢人引今之增多皆此例而於諸昏所引外無片語隻辭及焉則東晉方出諸儒不見二語確不可破而今之古文實託之實昭然呈露矣漢元建詔曰傳不云辜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曰論語之時也是係古文增多秦誓之文然不引昏而引傳時殷湯代桀告天下之文者非矣

難易之辨  
毛奇齡破朱子難易之說云朱子曰皆古文難讀者皆今



文其他則詳見于前是李吳才老說而朱子從之  
昏体無難易之分惟典謨渾穆頌命麗和訓誥通  
誓誓誠峻激每以體制分平險蓋廟堂之上高文  
典冊自与示師告衆者不同故有謂盤庚大誥美  
直意曲撲鏗与寡莽無而有之

且亦時代升降實使之然左傳簡整而國策悍曼  
大小雅至變後則其詞反險奧麻落与前迥異是  
以禹貢甘誓尚自坦緩至高周加之以祭綴之氣  
韓愈所云周誥殷盤詰曲贅牙專指商周言非無  
謂也

今不分體制不辨時代單以古文今文較量難易  
且謂今文艱澁而古文平易是豈古文中無盤庚  
大誥多士多方耶抑豈今文自盤庚大誥諸篇外  
並無堯典皋陶謨洪範無逸所云平易者參其間  
耶夫二十八篇中有難有易則五十八篇中亦有  
難有易不必難者屬今文易者屬古文也

此下辨朱子云伏生女子口授時失之載前之  
大序條

難易二語破今之古文一大節目然朱子吳才老所  
言不得其當故為大可所辨駁當言孔真本三十三



篇險與艱深詰曲聱牙殆不可句梅偽本二十五篇  
平坦明白文順字從極易解知如此而可矣如二典  
二謨禹貢供範金騰無逸甘誓湯誓牧誓是孔真本  
中稱易解者然猶有突兀不可曉處非如梅偽本增  
多僂偶排比平坦整齊一目而亮然也大可以體制  
時代分平險然則仲虺之誥湯誥與盤庚之誥體制  
同時代同向其平險艱易之殊也言廟堂高文與示  
師告衆殊乎盤庚湯誥同是告衆之辭其將以何分  
乎毛所分疏竟不能辨明予故斷曰孔原本三十是  
艱深梅增多二十是平易豈不分曉乎

○毛奇齡辨朱子記錄潤色之說曰若謂紀實之言  
難工潤色之詞易好則總欲究誣古文謂今文是  
真是紀實故難工古文是假是潤色故易好則不  
惟無妄之冤不足置辨且未聞古來各評有以今  
文之詞為不工古文之詞為工好者若然則但論  
工拙已耳何尚難易且此非儒者之語也儒者讀  
經當論理不當論文即欲論文亦當論其文之近  
于理者而難易工拙總可勿論

訓誥之類樸拙古與艱深難通盤庚大誥漢武以尚  
昏為樸學蓋言之矣世言命之類典雅整齊平易易知



蔡仲之命段子之命朱子疑惑不已故託或者說以  
甘誓湯誓泰誓牧誓朱子疑惑不已故託或者說以  
自解已惑云記錄之實語難工訓而濶色之雅詞易  
好誓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朱子又  
詳其言云訓誥多奇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  
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  
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隱括濶色粗有体裂而節全文  
詳前見是大回護古文之言自解其惑又欲後人因此  
言不疑其艱易矣朱子又云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  
平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難者云是其奉平  
易者不喜艱儉者其意蓋可見矣大可不察其意不

詳其辭忽曰總欲究誣古文紀實是真濶色是假是  
不特朱子本意所無又其辭所無浮躁輕率好妄詬  
人大可之性為然是非朱子誣古人大可誣朱子也  
予不奉朱學不欲為之禦侮矣且此辨於書美無用  
然猶縷縷者使後人知大可之學垂朱子之言猶有  
所不及焉况於兩漢古文之義乎亘矣哉其言多紕  
繆也

毛奇齡辨朱子伏生記其所難安國得其所易之  
說曰如謂今文難讀則伏壁所藏曾不止此散失  
之餘偶得此教原非擇其難者而讀之如日記其



難而忘其易則必所讀者多篇而所記者止此數則可云記此忘彼今伏生于二十九篇之外未聞有讀之而妄之者也且堯典臯陶並非難讀何以讀之而公然不忘則非易者偏忘而難者偏記亦可知矣

此下數條破伏生暗記口授之說載前之大序條

毛之此言至愚至謬原書二十九篇多是艱險增多二十五篇都是平易而偽大序有伏生失本經口傳授之言

伏生壁藏史漢有明文則大序此言斷屬偽謬然姑以其言為真予伏生秦博士及學百篇尚存後失本經暗誦口授者當記如伊訓說命平易讀者而反其所記二十九篇如大誥洛誥多不易讀者也安國所得子壁中既是科斗古且錯亂摩滅之餘當得如大誥洛誥艱深難讀者而反其所得二十五篇如伊訓說命總無難讀者也是不大可疑乎故朱子曰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存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身真明者之言毛欲辨之曰必所讀者多篇而所



記者止此數則可云記此安彼今伏生于二十九篇之外未固有讀之而忘之者也噫是何言也言之弗通耶伏生讀百篇尚各者也是非所讀多篇乎記二十九篇難讀而忘二十九篇易讀是非記此忘彼乎毛又云堯典臯謨並非難讀何以讀之公然不心是亦何言堯典臯謨在二十九篇之中稍易讀者然此諸二十五篇增多亦自難讀故原書增多相對則彼平易而此艱深伏生記其所難安國得其所易元自明白如此大可何其愚謬也

史記不引增多諸篇

或謂漢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今考史記五帝夏殷周本紀及魯周公燕召公世家皆不出伏生二十八篇之外所云安國二十五篇者無片語也若湯誥載其詞多古文絕不同惟泰誓有今殷王紂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蔡仲之命有以東七乘其子曰胡率德剛善季胡以為魯卿士言之于成王封之于蔡諸語然亦僅矣是必安國之古文原止此數今所傳者非是耳

按是或眉朱竹垞之言也蔡仲之命以下大可所



加如此一節者蔡仲之命係于今之古文增多故加  
之欲為史記引古文增多之地矣其情亦狡殊不知  
蔡世家所載全取定公四年左傳文今之古文蔡仲  
之命取左傳及史記補綴為之實託之跡煥如觀火  
大可狡謀亦復何益史記所引湯誥真是安國古文  
與今之古文湯誥不同詳見先之安國古文條其秦誓則偽秦  
誓非安國真古文作地引之誤矣詳見先之偽秦誓  
條

毛奇齡辨之曰如是則凡史漢以下及魏晉六朝諸  
書凡云古文五十九篇五十八篇與增多二十五篇

二十四篇者其書皆可廢矣且古文今文非同是此  
本而以今文各法相分辨也謂別有古文若干篇也  
若猶是今文耳則于古文何稱焉况果止此數則必  
于今文外別無一篇然後可今儼有二篇即不能限  
此數矣蓋古文多篇而史記引其二者則以史遷好  
古文之切就安國審問而不得其本因偶于作史時  
祇得此二篇而急為採入以略見大意非有他也嘗  
考史漢二書知今文出于漢初自孝惠四年除挾各  
之律伏生即以其各教授魯間孝文時又令鼂錯  
往受而立于學官則其各已顯然行世者四十八年



而後至武帝是史遷之取其昏以入史記非一日矣  
若古文之出則遲至武帝三十八年太初之後漢志  
所云武帝末得古文尚昏而刘歆移太常博士則云  
古文尚昏在天漢之後獻之則其距今文出時已八  
十六年在史遷作史記時並無其昏何則史記作于  
太初元年越四年而後改元天漢况曰天漢後則并  
非元年明矣乃既獻古文越太始四年而即遇征和  
巫蛊之變則以四年之間將古文原本獻之官府祇  
以竹簡更寫一本藏之于家而此一本者又當藉之  
以作傳又况天漢太始正值遷放陵之際縲紲受辱

發憤不暇雖極与安国相好問其大畧然簡牘煩重  
必不能得其所寫之一本而更寫之斯可知也惟小  
序不多易于傳世則急採入之且竊取其所聞之泰  
誓湯誥諸篇而彷彿引之其好古文而必不可得為  
何如者此則前賢之用心非好李深志者不能言也  
又曰若云堯典殷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則亦有故  
伏并二典而合之而史記分堯典于堯紀又分堯典  
之羊千舜紀則用孔說矣若今文洪範頗涉變怪流  
之為刘向五行之學大不雅馴而史記祇就其本文  
次第敷衍似用孔說至金縢大傳及夏侯歐陽之學



皆謂周公之死成王欲葬成周而風雷變興谷永上  
書所云成王葬公以變禮而當天心張魚災異疏所  
云昔周公葬不如法天乃勤威而史記不然既知古  
文金縢與今文異而不得其本先于周公避居時作  
一發策迎公之事以從古文又于周公葬後別叙一  
發策賜郊祀之事以不從今文則其用孔疏而不用  
伏說為彰之者惜其不得古文本不多載耳古文尚  
昏之出不知的在何年也然其在景帝之末年或武  
帝之初年者確有明証班固藝文志言武帝末魯恭  
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昏是末字恐

初之訛不然當時之語在位五七年之後皆稱為末  
字其差未詳但古文尚昏之出在景帝之末年或武  
帝之初年者確不可易何以知之因魯共王之死在  
元朔元年也景十三王傳云魯共王餘以景前二年  
立為淮南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子  
安王光嗣二十八年即元朔元年而景帝紀云二年  
春三月立皇子餘為淮陽王武帝紀云元朔元年魯  
王餘長沙王發皆薨諸侯王表云魯共王餘景帝子  
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為淮南王二年徙魯二十八  
年薨元朔元年安王光嗣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而其



第十三年為元朔元年魯共王餘後六年為元狩元

年慶之歲也後二十四年為太初元年後二十八年為天漢元

年後三十六年為征和元年十一月初孟起後四十一年

為後元二年武帝而共王傳明云共王初好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云初

則非恭王慶年然則共王得古文在元朔元年以前

不在景帝中元下元之間則在建元六年元光六年

之間也予故曰古文尚存之出不知的何年也然其

在景帝之末年若武帝初年者確有明證為是故也

共王慶在元朔元年景十三紀武帝王傳紀武帝長表諸侯三

篇符同明白如此則志藝文志所謂武帝末魯共王壞

孔子宅者末字斷屬訛謬若夫劉歆移書所謂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是言安國獻曆之年非言古文始

出之年也况荀悅漢紀明云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

是言安國既沒其家獻之也夫不可不及詳考此義以

武帝末天漢之後二語攙和混合立其說曰古文之

出武帝三十八年太初之後夫太初元年距元朔元

年二十四年魯共王沒後二十餘年矣其骨既朽何

由得壞孔子宅乎何由得聞金石絲竹之音乎是金

石絲竹之非神怪而魯共王神怪也豈不可笑乎蓋



安國於武帝初年得古文尚書以是教授數十年矣  
 故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廣  
 之因以起其家身蓋非一日之積矣其為博士時以  
 授倪寬史儒林傳云歐陽生教子乘兒寬兒寬既通  
 尚書是古文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  
 國是古文位至御史大夫漢儒林傳云歐陽生事伏  
 生授倪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是  
 也安國以古文授倪寬應奉時也武帝紀云大初  
二年御史大夫倪寬卒古文若出于大初之後是  
寬已沒之後也安國何以授倪寬乎大可又不知考  
之下又有辨  
 其為諫大夫時以授都尉朝儒林傳云安國為諫大

夫授都尉朝是也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尚古文訓故  
 故其作史記多用古文說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  
 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世範澂子金騰諸篇多古  
 文說也是示非一日之積矣而史記之成也安國  
 先已逝矣故遷作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  
 至臨淮太守蚤卒知安國壽之不永安國生印生  
 驩是史遷及見安國之孫則史記之成元符一成大  
初再成天漢  
 三成蓋即安國之死也遠矣大可口在史遷作史記  
 時並無其各天漢之後始出史記時未有其  
 書天漢之後始出則其得之者魯共王沒後三十年



矣其傳之者孔安國後十餘年矣安國之沒在元鼎之間皇

子共聖孫安其鬼能靈而得之傳之乎又豈不可笑

乎大可以古文之出為大初之後為天漢之後其說

皆誤知此二誤其餘誣妄可推而知矣蓋大可以窮於

於攻古文者言史遷學古文班史有明文而史記引

各於梅賾增多二十五篇則無及片語隻辭焉則今

之增多分明是贗託也殆不能置報幸見班志有武

帝未得各之語劉書有天漢之後獻書之語不及考

共王之沒在武帝初年末字是訛安國之沒在元鼎

之間獻書是家家字身脫也勿卒意作說史記之成在

先太初古文之出在後天漢之後於是乎縮又安國

獻書寫書及作傳年歲為在大始四年之間天漢之後

前此時史遷值李陵之禍故雖好古文終尚大畧不

能得其本以增續史記矣庶乎藉此說足以辭史記

不及梅賾增多片語隻辭之疑矣然大可以小序為

古文書而史記盡載之則其說有礙焉故曰惟小序

不多易干傳世急採入之大可以梅賾增多為真史

記所載有真增多恭按揚語是真古文增多十

古文揚語不同片語別有揚語是亦則其說又有礙

焉故曰竊取其所聞而彷彿二字引其任口任意誣



安如北殊不知魯共王之沒在元朔元年下距天漢  
大始之交三十餘年矣而共王得古文古文之出在  
建元元光之間史遷學古文亦蓋三十年矣何大畧  
之有向彷彿之有但其所學安國真古文考二十九  
篇者藝文志其二十九篇則載入二十餘篇詳見其十  
六篇則載入二篇易詁史遷之生在於漢武之時不  
能及梅賾偽造之日故不得錄其片語隻辭也豈不  
惜乎至是梅賾實造之迹昭々乎不可得掩也予竊  
以為大可亦一時豪傑其學識豈如此愚陋乎唯其  
欲奉梅賾偽昏而攻安國真經賈馬却是一大惡業

故先聖在天之靈深惡之奪之魄乎何其暗昧如此  
也予固至愚極陋矣以友遺說以作此辨一在明安  
國真經所在而梅賾偽本其取古尚書及合古聖意  
者不敢廢棄其志公平正真先聖降鑒深好之乎每  
置一辨如有佑之者神志爽朗迅筆如流古人之誤  
應手而碎是豈不謂奇乎

○史記引書之目

堯本紀 堯典 舜典 前羊篇

舜本紀 舜典 後羊篇

夏本紀 禹貢 皋陶謨 益稷 甘誓



殷本紀

**湯征**

伏生今文梅賾古文增多十六此篇一湯誓

**湯誥**

伏生今文無此篇增多十六之一也

三篇

記其大意不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周本紀

**秦誓**

是周各逸篇世所謂偽秦誓白

殷王紂

用婦人之言係中下篇

紂時事存世家

牧誓

**克殷**

逸周書克殷解武王使師當父與百

**書**

**度邑**

逸周書度邑解武王度九牧之君登幽之

亦非尚各也

顧命康王之誥亦錄其大旨不及篇

呂刑

魯世家

金縢

毋逸

多士

彤誓

衛世家

康誥 酒誥 梓材

亦舉其要旨不

燕世家

君奭

宋世家

文侯之命

誤文侯仇為

秦本紀

秦誓

夏殷周本紀魯世家具載小序

殷本紀載盤庚三篇周本紀載顧命康王之誥衛

世家載康誥酒誥梓材雖不錄篇中之語史遷於

伏生今文安國古文得見之故畧舉其篇中大意

若夫除湯征湯誥之外於有序無文二篇及今之

梅賾古文增多之書

二篇史遷不錄其中一語又



兒寬卒  
是寬為  
御史大夫

不舉其中要旨是史遷不見今之古文增多也昭  
然明矣特蔡世家篇首所載與今之蔡仲之命相  
涉然是全取定四年左傳文今之蔡仲之命梅氏  
取左傳史記補綴為篇是亦不足徵也班史明云  
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皆多古文說然馬遷皆  
中無今之增多一語又無今之增多一說則今之  
古文增多非古之古文增多也亦昭然明矣

倪寬傳云兒寬千乘人也治尚畧事歐陽生以郡國  
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為御史大夫居位九歲以官  
卒武帝紀大初二年御史大夫元鼎六年也  
元鼎六年  
元鼎六年  
元鼎六年

初二年九而從安國受古文業其初應郡卒之時也

其後寬為掌故補廷尉文字卒史又除為從史之北

地視畜數年為奏讞椽及張湯為御史大夫以寬奉

侍御史武帝紀元鼎二年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

而張湯傳湯為大中大夫七歲敗是張湯為  
御史大夫元符二年也然則寬為侍御史在元符間  
此以上歷任諸官皆元符二年以前事也

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然後拜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其

為侍御史元符間事其為廷尉從史數年視畜元光

元朔間事也其志郡卒雖不詳其年當在建元元光

之間烏安國在建元元光之間以古文授倪寬是古

文之出也非景帝之末年則武帝之初年也班志所



謂武帝末者非景帝末則武帝初武与末恐誤其一  
字矣魯共王傳云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  
喜舞其子安王光亦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唯恐不  
足財而下文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旧宅以廣  
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初字皆与季年晚節對  
共王在位二十八年其十九年在景帝時其十三年  
在武帝時而傳明云初則壞孔宅而得古文非其晚  
節也是古文之出也非景帝之末年則武帝之初年  
班志所謂武帝末者非景帝末則武帝初武与末恐  
誤其一字矣

或曰倪寬受安國是今文尚書也是示不學人之  
所言史儒林傳明云歐陽生數千乘倪寬既  
通尚各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  
位至御史大夫是於今文先已精熟為歐陽大小  
夏侯二字祖師廣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  
皆出於寬詳見前之今文條是也唯於古文未之學習故  
就安國受業耳先是魯共王初年得古文安國教  
之不帝一日故都尉朝倪寬司馬遷皆就而學焉  
假使安國所授倪寬為今文乎是安國為博士時  
事先是為諫大夫時已授都尉朝以古文家語附錄安



國年四十為諫議大夫  
知授倪寬年安國為博士時不拘古文  
遷侍中博士  
今文而逆推知授都尉朝年安國為大夫時則古文之  
出非景帝末則武帝初益足徵其然矣

古文出時圖

惠帝

四年詔除挾書律

文帝

今文出

故秦時博士伏生年九十餘傳尚書張生歐陽生  
見錯孔安國皆受業焉  
家語附錄安國受尚書於伏生最少當十五以上  
文帝末年以年十五以準

景帝在位十六年

初

二年封皇子餘為淮陽王  
三年徙淮陽王封魯

七年

中

六年

後

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曰宅  
得古文經傳是謂初年則古文  
也之出非景帝末年則武帝初年

武帝在位五十四年

古文出

孔安國以古文起家  
為諫大夫時授都尉  
朝為博士時授倪寬  
司馬遷亦從學焉

建元

六年

倪寬志郡卒諱博  
士受業孔安國當  
在七年間

元光

元年詔策賢良

安國為博士授倪寬  
假使今文其先為諫

魯共王在位二十八年十五年居魯時十二年  
在武帝時  
家語附錄安國受尚書於伏生最少當十五以上  
文帝末年以年十五以準



六年

元朔 元年魚豨王餘慶在位二十八年

倪寬為廷尉後史之北地視畜數年尚在元光元朔間

大夫授古文於都尉朝班史有明文古文之出在授倪寬以前者昭然明矣

六年

元狩 元年史記初成 二年倪寬為侍御史

六年

元鼎

六年倪寬為御史大夫

安國之卒當在七年間史記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父生驥

元封

六年

大初 元年史記再成 二年御史大夫倪寬卒

四年

天漢 元年史記終成 二年李陵降匈奴

四年

古文 安國獻之 藝文志 史家追述之文 天漢之後孔安國口獻之 劉歆 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 荀悅

四年

征和 元年十一月巫蠱起 二年巫蠱大亂

四年

後元

二年

右一圖不啻破班志武帝末魚豨共王壞孔子宅而

遭巫蠱事未列于官 藝文志 遭巫蠱未立於學官 儒林傳 會巫蠱事未列于官 荀悅 會巫蠱事寔不施行 家語附錄

元朔六年 元狩六年 元鼎六年 元封六年 大初六年 天漢六年 征和六年 後元六年 二年 四年 六年 八年 十年 十二年 十四年 十六年 十八年 二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八年 三十年 三十二年 三十四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八年 四十年 四十二年 四十四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八年 五十年 五十二年 五十四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八年 六十年 六十二年 六十四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八年 七十年 七十二年 七十四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八年 八十年 八十二年 八十四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八年 九十年 九十二年 九十四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八年 一百年



得古文尚書之誤也。又以破偽大序安國已聞伏生尚書又身遭巫蠱事之偽也。梅本敗衄之後其敗兵殘卒拾大可之遺鏃折戟墨守偽經者觀此一圖又當披靡崩壞不可得而稚歎合焉我之幾旗所指前無堅陣固城是豈不千古愉快乎。

家語附錄云天漢後魯共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魯悉以歸于國云。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辯規備之是皆因藝文志武帝未及劉歆昏天墜之後誤為此說。又猶大可之誤矣。要皆不考共王之死在於元朔元年可突之甚。班志一誤之後千

歲長夜奉世夢中予之此辨豈不晨雞一鳴曉魚一吼乎。

梅本之學出於晉人為王肅之學者而家語附錄亦出於王肅之徒焉。故此圖具錄其說以駁正其誤。身亦操其戈而入其室之術也。若夫附錄記安國歷官年壽今雖姑假用其說以入圖中其實皆不可信也。司馬遷從安國受學而曰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然則安國之壽恐不至知命而附錄云年六十卒千家身不可信之一矣。漢制博士秩比六百石諫大夫秩比八百石郡守



秩二千石宜自博士而轉諫大夫自諫大夫而移郡守焉而附錄云安國年四十為諫大夫遷侍中博士由博士為臨淮太守是不可信之二矣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蓋安國之壽不至知命元狩之末為諫大夫為侍中為郡守不多歷年所而死於元鼎元封之間耳而附錄云安國年四十為諫大夫遷侍中博士由博士為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安國以元狩九年々四十為諫大夫則六十而死中疑于天漢三

漢書卷之九

年而其生也中于文帝崩之年然則其及伏生受尚昏者或安國胚胎之時耶是不可信之三矣此圖主明古文之出非景帝之末年則武帝之初年以破藝文志之誤又明安國之壽雖六十也上及伏生則不能下遇巫蠱之亂下遇巫蠱則不能上及伏生以破偽大序之誤故姑用其說耳學者宜無以彼疑此焉

論衡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得百篇尚書于牆壁中武帝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見正說所謂武帝取視莫能讀者遂秘于

見之于



中外不得見者。與漢史諸篇安國獻之。殊其說而不可信也。但言景帝時共王得之者。與與藝文志云武帝末共王得之者。每異也。却與本紀表共王傳吻合。契同則志之失誤。而論衡之得實也。不待多辯而明矣。後儒不知王充之言。而皆踵班志之謬。不悟共王之沒在武帝之初年。天下多讀昏者。而無能讀昏者。於此一爻。亦足以見其然矣。

史記多古文說

漢儒林傳云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尚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殷子洪範。金騰諸篇。多古文說。

按堯典以下五篇。伏生今文所有。又安國真古文。所有馬史作史記。多安國真古文說。然用伏生今文者。亦復不鮮。其用伏生今文者。於堯典伏生合堯舜典。為便章。百姓用今文。辯章。便程東作。便在伏物同。司馬貞曰。古文尚昏。梅賾作平。其今文作辯章。又云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



又云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

按伏生今文凶於西晉梅賾古文興於東晉唐代

所得特梅賾偽古文馬鄭王真古文耳而唐人奉

梅本古文為真安國古文於是乎陸德明作馬鄭

古文為伏生今文詳見前不知是安國真古文也

顏師古注漢各司馬貞注史記皆襲其誤以馬鄭

王古文稱為今文故其所謂今文或指伏生今文

歐陽大或指安國古文馬鄭要殊乎今之古文梅

者皆存為今文其實不可信也然此所謂今文与

伏生大傳合矣是之真今文也學者須知司馬貞所

謂今文与馬鄭合者多是真之安國古文也

舜讓於德不懌用今文不怡

徐廣曰懌音示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去隱曰

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懌也謂舜讓於德

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懌也俗本作懌誤爾示當為

懌

按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班固典引有于

德不台淵穆之讓皆原于今文不怡矣

惟刑之靜哉用今文謚哉

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索隱



曰案古文作恤哉且今文伏生口誦卹謚聲近遂作謚也

黎民始飢用今文祖飢

徐廣曰今文尚昏作祖飢祖始也索隱曰古文作阻飢孔氏以為阻難也音相近未知誰得

按食貨志云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為稷官也古文言阻是亦用今文者也

又按王莽傳陳崇引昏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刑志成帝詔云昏不云予惟刑之恤哉其審

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劉向列女傳蕪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嗣字恤字阻字皆古文也前漢引書或今文或古文不拘如此成帝陽朔二年詔引書云黎民於蕃時雍王嘉封事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七教佚欲有國兢業一日二日萬機蓋亦今文矣

於禹貢澂子洪範金縢亦復如此其用安國古文用安國古義其最可觀者於堯典嗣子丹朱胤明子馬鄭合身馬遷從安國問故以所得之說也

馬融曰胤嗣也



鄭玄曰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

今之偽傳云胤國子爵朱名是原于偽增多胤征胤侯命掌六師及顧命胤之舞衣然堯典此以下巽四岳讓虞舜實起于其子不肖故此一段言其子嚳訟不可繼位以為下文發端耳偽傳為胤君名朱是於義無涉且驩堯以胤黨辜共工被罪何故放奔亦胤黨辜胤朱而不被罪乎共工以象被罪何故胤朱嚳訟而不被罪乎何故不增四凶而為六凶乎偽傳之說不過欲異於馬鄭耳不知馬鄭之說與史記合是安國所傳史遷也今之偽傳

卷之六

非孔氏所作而馬遷所問其微一矣史遷以大盤為山林川澤恐是真之安國說如此然偽傳說與西漢人之語合似未可非矣其說引錄盤馬鄭曰山足也是本史記安國說蓋如此王曰錄也今之偽傳從之

於禹貢鳥夷皮服漢晉同與鄭王合是馬遷從安國問故以所得之說也馬本一作鳥云鳥夷東北夷國王本作鳥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

鄭玄曰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

今之偽傳云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此說似勝鄭氏然不知鄭氏之說與史記合是安國所傳史遷也今之偽傳非孔氏所作而司遷所問其明微二矣

卷之六



於殷子我其矣出往與鄭氏合是馬遷從安國問故  
以所得之說也

鄭玄曰矣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索隱曰往尚書今之作在蓋亦今文尚各今鄭本

其誤詳辨意異耳

今之古文往作在今之偽傳云我念殷凶發疾生  
狂夫佯在為奴箕子之事殷子亦豈矣在子可笑  
之甚且箕子答辭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  
隋我不顧行遜及論語云殷子去之所謂出往出  
去也馬邦之說確不可拔為古偽傳不過建異耳

不知鄭氏之說與史記合是安國所傳史遷也今  
之偽傳非孔子所作而馬遷所問其明殷三矣  
於洪範于其無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與鄭氏  
合是馬遷從安國問故以所得之說也

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  
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於民

今之古文作于其無好德今之偽傳云於其無好  
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鄭說無好之辭此文受上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斯人斯其辜故辭曰無好於女家之人偽傳之



解是應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故解曰於其無好德之人而說皆通然郑氏之說  
与史記合是安國所傳史遷也今之偽傳非孔氏  
所作而馬遷所尚其明徵四矣

於金勝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  
以告我先王辟音避与馬郑避居之說其差則異而  
其音同是馬遷從安國尚故以所得之說也

馬鄭皆音避謂避居東都陸氏秋文

偽傳云辟佞也言我不以佞佞三叔則我無以成  
周道告我先王按金勝弗辟十歲疑假諸儒聚訟

無歸一之論其為佞辟者偽孔傳孔穎達正義朱

子初年之說文集六十五金勝說同上五十一答呂

東萊說見董叔重朱子文集黃東發慈溪吳臨川董

鼎尚書輯錄等是也其為避居者司馬遷史記馬

融鄭玄經典敘文及郑詩陳少南吳才老朱子文集

朱子晚年定論續集弟三蔡沈書經劉瑾詩經汪

敷新安文獻志等是也予亦有考其說別錄唯

馬鄭之音与史記合是安國所傳史遷也今之偽

傳非孔氏所作而馬遷所尚其明徵五矣

是皆就班氏所謂馬史所載多古文說者論其一二



耳其所謂古文馬鄭古文而非今之梅賾古文確有  
明記者其它詳論之更則僕曷馨予於是予竊有大  
疑者焉王肅增補孔子家語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  
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  
有家語王肅所增補也為之注辭其經其注事  
與鄭諸經異其說似為排鄭說作之肅家語序又  
非鄭氏作聖證論大駁鄭氏其論今不傳往  
載孔氏心義中肅於鄭氏不  
啻仇視今之古文亦其經其傳事與鄭本鄭注異  
似為排鄭說作之恐是肅所贗託予是故唐人有王  
肅似竊見孔傳之說孔穎達有王肅注頗類孔氏之  
語陸德明近時平安皆川伯恭亦云肅所偽造雖然肅所

注往見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唯孔原本三十四篇  
有注而其增多二十四篇無一字注而其注與今之  
偽傳大同而小異則非肅偽造也蓋今之古文為肅  
學者從肅之意改其經文三十四篇又贗造其增多二十  
五篇而其三十四篇則取王注隱括用之故大同  
而小異其二十四  
篇則自為之注偽托孔本孔傳以欲破鄭本鄭注耳  
其增多乘鄭增益無傳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隋  
志云晉世秘府所存今無有傳者  
纂輯先秦古書所引作之大似增補家語手段是非  
肅之徒而誰乎明梅氏斷為皇甫謐偽作予不知其  
如何也後來英俊能窮經義者乃知予言之不妄耳



又按伏生今文堯典舜典合為一篇而今之古文尚

書帝曰欽哉以上為堯典慎微丘典以下為舜典合

序歷試且其上文知以姚方輿所得二十八字史記

則不然三歲四海遇密八音以上載堯本紀月正元

日舜格于文祖以下迄陟方乃死載舜本紀馬史極妙

是其離合與今之古文不同是今之古文疑案而大

可却云用孔說今傳何其妄語欺人之甚魯世家載

金騰極奇僻以雷風之變為周公死後之事是用伏

字之說而大可却云其用孔說而不用伏說為彰

者何其妄語欺人之甚且其所謂先于周公避居時

作一發策即公之事以從古文是何言也夫今之孔

傳以弗辟之辟為法豈有周公避居之說乎又其所

謂又于周公葬後別叙一發策賜郊祀之事以不從

今文是亦何言也夫今之後傳以風雷之變為周公

葬後事又今之孔傳有賜郊祀之事乎是皆今之古

文經傳所無大可誣以從古文不從今文以此附會

班氏所謂多古文說妄謬愚惑又孰甚焉於是乎恐

後人疑其說乃云史公不得古文本不得二字何人

言之何書載之班史明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

居多古文說是史公從安國學者奚為不得其居乎



所謂多古文說非言盡用古文說也故史公雖用古  
 文亦時用今文亦時用雜家說魯世家載金騰分為  
 三段自首至弗僻是一段其次封伯禽次大誥誥管  
 庚次封康叔康誥次封微子次餽禾次嘉禾而為  
 詩以貽王一小節是一段其次營洛詔次多士母  
 逸次周官立政次周公卒寔而凡雷之變至尾是  
 一段凡三段於營洛多士母逸中間別載周公去楚  
 一條是出蒙恬言戰國雜家誤金騰事為此妄誕史  
 公好博故亦記之是類續遺老所謂疎漏而輕信者  
 大可以此為古文說先于周公避居時作一發策迎

不特誣馬史又以誣安國也是其字疎漏如此而好  
 及古文宜哉不能服後人也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何以祝於  
 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  
 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  
 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昏乃位及周公營洛魯世家  
 逸

中間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且負王以朝卒定  
 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  
 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昏



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且沈昏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且蒙恬傳

### 漢代古文今之古文

洪範稽疑曰兩曰霽曰蒙曰駮曰克今之古文

史記宋世家曰兩曰昏曰涕曰霧曰克真之古文

載驅鄭箋第古文尚昏以第為圍々明也 作圍

今文

孔穎達曰洪範稽疑論卜此有五曰圍注云圍者

色澤光明鄭玄注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

今文校之定以為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圍

於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圍々明也

按古文作悌今文作圍史遷從安國問故而所記

作曰悌是古文也所謂多古文說是其一也賈逵

學古文然以悌字難通改為圍字以從今文馬鄭

所學古文即賈逵所定也而今之古文又改為駮

字傳曰氣落駮不連屬夫今之古文若真身安國

古文則當作悌而改作駮是擬馬鄭古文小變之



者也豈不誤乎且而霄相對圍蒙相對圍之為明  
確不可拔而改作驛解為落驛是何也豈不誤  
乎且落驛與絡繹同連屬貌今云落驛不連屬是  
亦何也豈不誤乎用隱引孔傳不作下矣理不  
因原其誤所起王肅注圍云圍霍驛消滅如雲陰  
也偽作古文經傳者據肅北注改圍為驛又隱括  
霍驛為落驛予所謂今之古文經傳肅之徒偽造  
之以破郑氏者豈不明亮昭哲乎  
又按今之古文其二十五篇出於後人偽托是無  
可疑者其三十四篇是真之安國古文雖然東京

卷之十

時衛賈馬郑改之晋代偽造增多及傳者又改之  
唐代太宗玄宗改之其三十四篇經文經幾度改  
宗恐非安國之舊猶今之魯論其篇第則魯而其  
字則雜存古也劉陶有中文尚書雜古又猶有張  
侯論雜存也今之三十四篇夫中文之類乎要之  
字句異同不足以辨今古之異也

君爽曰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  
大余于厥躬今之緇衣引君爽曰昔在上帝周田觀  
文王之德其集大余于厥躬先秦尚書

鄭注云爽召公名也作昏尚書篇名也古文安國

卷之十



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今  
尚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  
孔穎達曰古文周田勸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  
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尚  
書以衛賈馬所著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  
注尚昏是也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  
今文尚書也三者以異古似近之者三者謂此禮  
記及古文尚昏並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古  
文周田為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  
云耳

卷之六

按是今之古文合馬鄭古文者也

酒誥曰王若曰今之古文

馬本作成王若曰真之古文  
三家今文

陸德明曰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

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成王

少成二聖之功生甄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

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

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昏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

未聞也馬言  
此

孔穎達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

卷之六



云成王所謂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

按是今之古文勝馬鄭古文者也孔所謂三家指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之學馬融所稱俗儒即今文三家也以王為成王昏中無此例而伏生今文有之三家有說為是也或安國真本亦有之乎不然衛宏定古文日改從今文乎衛賈亦有是也馬融雖知其誤未敢臆刪古人慎重如此郑玄王肅從之後偽造今之增多及傳者知其衍文刪之今之古文是也今之古文此類不數今舉其一二明確者使後人知

今之古文三十四篇是安國古文而其文字則是古文字有今文字又有晉人所改正焉若夫太宗玄宗所改定古文論之備矣

伏生今文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篇

按小序有顧命康王之誥周本紀亦有顧命康誥即康王之誥則伏書合之誤矣古文分出為是

安國古文顧命康王之誥分為二篇

自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憚迄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為顧命自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迄王釋冕及喪服為康王之誥



陸德明曰侯甸男衛馬本從此已下為康王之誥  
又云與顧命差異叙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孔穎達曰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  
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

梅賾古文顧命康王之誥分為二篇

自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迄諸侯出廟門侯為顧命  
自王出在應門之內迄王釋冕及喪服為康王之誥  
按此三說其說是非姑置不論今文古文及今之  
古文各不同如此詔明後世奉梅本者及破梅  
本者皆不知馬鄭古文為安國古文而誣稱為今

文何其寃也就此一條可觀馬鄭古文於歐夏今  
文不特字句之異其篇章分合亦復大殊矣  
又按顧氏日知錄狄設黼辰綴衣以下屬康王之  
誥又一說也其說別錄

明皇今字

顧炎武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昏儀  
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昏儀但為弋供迄隸  
釋云周禮生儀義二字古皆音莪以今考之漢孔耽  
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夢儀以愴恨平都相蔣君



碑感慕詩人夢者儀並以儀為莪也衛尉卿衡方  
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芣之勿勞司隸校尉魯峻碑  
碑悲蓼芣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芣為莪也吳  
才老韻補儀牛何反周禮生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  
彼柏舟在彼中何鬢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  
又九十其儀其執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者莪在  
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又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々以威儀又慎爾  
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辟尔為德俾威俾嘉淑  
慎爾止不行千伐穆天子傳黃澤謠黃之陔其馬歎

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  
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楊雄  
太玄經陽氣已施不偏不頗物々爭訟各遵其儀韓  
勅孔廟禮器碑上合蒸臺誓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  
禮儀皆作俄音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雪而梢勁夙  
將等於二儀始与枝雌知斯為韻

又曰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  
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  
改之於是予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  
人徃々效之然猶曰舊為某今改為某則其本文猶



在也。至於近日，鈔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  
徑改，不復言其舊為某，則古人之音，以而文亦以，尤  
可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  
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  
有所疑，據其下文，竝皆以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  
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  
与頗，訓詁無別，其尚昏，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為防，  
蓋不知古人讀義為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  
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  
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者也，是義之讀為我，而其

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  
詔洪範復舊文為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  
家之述此書，則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昏，則  
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衛  
上九，鳴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范諤昌改陸為陸，朱  
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文讀儀為俄，不與陸  
為韻也。亭林遺書答李子德昏。

朱彞尊曰：按顧氏所詮，最為詳確。義既通，儀又音俄，  
正与頗同韻。明皇不曉事，謂從頗則声不成文，遂改  
為阪。徒見啗於學者矣。竊謂經文一字之改，雖無大



害然亦當復古本為是

又曰又按王氏困學紀聞謂秦誓古文本作大誓故孔氏注云大會以誓衆鼻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大作秦畏作威皆衛包所改乃知匪特洪範之取頗為陂也

胡渭曰渭按島史記漢書並作鳥鄭康成王肅並稱鳥夷疏云孔讀鳥為島則唐初亦作鳥字今本作島蓋開元中所改也

禹貢雖指鳥夷皮服條

又曰渭按雲土夢漢晉作雲夢土史記水經注並作雲土夢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今尚存乃雲土夢作又詔改古本全上雲土夢作又條

### 虞夏書

孔穎達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未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曰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各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存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各二十篇尚存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



教之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  
故為夏昏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昏則十六  
篇又帝告暨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昏而孔  
并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  
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  
以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昏字別文所引皆云虞昏  
曰夏書曰無並言虞夏昏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  
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  
各別而存之在八年左傳引夏昏曰臯陶邁種德倍  
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昏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

書曰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昏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昏而云夏昏  
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昏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  
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

按左傳引洪範為商書凡三見詳載前之賈氏條  
王柏曰命義和降二女事之所關者固大以在位七  
十載之久其它豈無可言者夫子亦以其登載之約  
而有巍、蕩、民無能名之嘆愚竊謂史官本為虞  
作典推及堯耳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繫之曰堯典  
稱之曰放勳不亦宜乎其義和也固堯之大政舜又



因堯之成績察於璿璣玉衡而加詳焉丹朱嚚訟之  
言所以開揚反陋之幾驩兜共工之吁方命圯族之  
咈此四罪之張本也合為一篇豈不首尾相涵血脈  
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不覺舜之多此亦  
作經之体也然亦何以證之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  
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  
有數語曰勞之耒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既曰命契之詞朱子於集註亦  
曰命契之詞乃於尚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  
不能無疑且孟子非他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放焉  
之曰亦此意也此則繫於命契五教之下則是出於

堯典矣又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却  
皆載於舜典有以記戰國之時孟子所讀堯典未嘗  
分也亦明矣孔壁之分尚可曰以冊書舒卷之長不  
得已而分之無它也自蕭斧姚方輿以二十八  
字於慎微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而勢不得而合  
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老庄之言而晉之  
所崇尚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點之無疑書疑

按堯舜典有三本焉合堯舜典為一名以堯典伏  
生今文也判月正元日以下為舜典者安國真古  
文也判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者梅賾偽古文也



王柏攻梅賾偽本而不知有安國真經也故以伏書堯舜合篇為心殊不知瓊璣四罪及孟子所引堯典於安國古文則皆在堯典也宋元以來攻古文者皆坐此誤矣不可不辨也其引孟子所載放勳命契之詞以補舜命契之辭則与引論語所載堯命舜之詞以補堯讓舜之段偕予之所不信也特其疑玄德二字者乃確當之論也可謂破千古之矇蔽矣

王充私曰傳云或以為孔子定堯典為虞書蓋非孔子不能定也何以明之堯典紀堯之事甚畧其始皆

作書備稱頌贊之辭中間不過分命義和作曆一事自疇咨若時登庸以下又皆為禪舜張本堯在位七十載其可紀者獨此事乎若舜則自側微登庸攝政即位蒞政命官以至其死備載於篇以此見堯典不過舜典之起頭耳伏生以舜典合堯典此心古本是一篇之證也如此則為舜而作不為堯而作安得不謂之虞昏乎傳者云因作於虞史而為虞昏非的論也費誓秦誓豈作於周史乎舜典作於夏史何以不曰夏書乎

讀書管見堯典謂之虞昏

按伏昏合堯舜典為堯典誤矣王氏以謂為舜而



作不為堯而作故謂虞昏然則何故不謂舜典而謂堯典乎可謂誤矣又有證大學引帝典帝典曰德曰二典古合為帝典又為堯典伏昏為心殊不知二典二帝之典堯典可以為帝典則舜典亦不可為帝典乎是豈足證堯舜典之合篇乎又有證孟子引堯典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曰二典古合為堯典伏昏為心殊不知今之古文分堯舜典不得其心故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誤入舜典其是堯典文月正元日以下是為舜典堯典自堯典舜典自舜典豈可混合孟子所引不足証堯舜典之合篇也宋

元以來攻今之古文者知有伏生今文而不知有安國古文勤則以伏書為心不知伏生之學極多紕謬古序明有堯典有舜典而今之二典有堯崩之事有舜崩之事身豈一篇之文乎學者當考次條而知其然焉

顧炎武曰竊疑古詩有堯典無舜典有夏尺骨無虞昏而堯典亦夏昏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



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而引念茲在茲二  
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  
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  
衆非元后何戴台非衆困与守邦而皆謂之夏昏則  
後之目為虞昏者贅矣何則記此書者必出夏之史  
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後人者故篇首  
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  
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  
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  
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昏也

卷六事

知錄

又曰帝曰來禹汝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陳一時之言

也韋陶謨王出在雁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侯

一時之事也顧命序分兩篇者山女也全上

按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虞書數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

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堯舜典之為虞昏傳有明徵亭林氏曰古時有夏

書無虞昏而堯典亦夏昏也何其言之妄也亭林

又曾曰周南召南南也非凡也不知左傳隱公三

卷六事



年君子曰風有采藝采蘋二南為風傳有明徵詳見  
子所著大序其安相若此類不少予曾欲作日知  
十錄糾謬駁其安矣無暇及焉

毛奇齡曰伏昏不分竟舜典臯陶謨益稷顧余康王  
之誥則千百篇之名皆屬謬戾伏昏非是也若孔傳  
所分以大禹謨臯益三謨俱屬虞昏而以禹貢為夏  
書之首則亦非是虞昏當分在舜典及旧作九共膏  
飲之後而以大禹謨為夏書之首凡春秋戰國間引  
書皆如此孔傳不識耳若東漢諸儒如馬融王肅鄭  
玄輩不見孔傳以魏王肅為東漢諸儒以叙知玄之  
上祖疎可矣毛書中又云按後漢質

帝時韋元成論廟祀之數劉歆非之韋玄成前漢元  
成時人劉歆哀平時人云後漢云質帝皆誤矣

誤以大禹臯益三謨分入虞書而考之群書引經其  
于大禹臯益三篇所引稱夏書者皆不相合因不能  
分劃妄稱為虞夏昏即楊雄作法言亦云虞夏之昏  
渾々殊不知虞自虞夏明々而朝豈可通混嘗即以  
君羊書引經較之如左傳在八年夏書曰臯陶邁種德  
德乃降謗二十四年夏昏曰地平天成文七年夏昏  
曰成允成功二十一年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二十二年夏書曰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夏昏曰子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夏書曰允出茲在茲呂氏



春秋夏曆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民無与守邦後漢劉梁傳夏曆曰念茲在茲引自左傳此皆大禹篇者若左傳僖二十七年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則竟在益稷篇中盖臯益二謨總是夏書故史記載此二謨在夏本紀中禹貢之後史以臯益陳謨為夏禹時事故舜紀云禹興九是二典皆虞曆三謨皆夏書而總以禹謨為之界觀虞書以篇舊作九共舊載之舜典之後禹謨之前示正以兩界從此分也

又曰薛士龍作書古文訓其序引子夏學書于孔子有云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供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美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斯七者書之大義拳矣則古原以大禹臯益三謨俱作夏書而以禹貢叙禹謨之後臯益又叙之禹貢之後為第秩然

僖二十七年趙衰引夏書曰云々杜預曰夏曆也孔穎達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曆以与禹對言故傳通大禹謨以下皆為



夏書也。古文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  
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文雖畧同，此引夏昏，非舜典也。  
按禹謨係梅本增多，輯賡左國所引夏書補綴，為  
文固不足徵。特趙袁引益稷為夏昏，是極明徵。二  
典為虞昏三謨為夏昏，又何疑之有。大可此辨精  
確明快，後之學者不可不從也。

### 堯舜典

毛奇齡曰：至于堯典舜典，原有二篇。孔氏小序已第  
其目為百篇之二，而伏生誤合為一篇。及孔壁出昏  
時，安國考定篇次為分而出之，但不知其分在何處。  
且失篇首一截，祇以堯舜二典之序冠堯典之首，而  
其文則仍合為一。于是立學之際，始校舊文，遂有疑  
為舜典者。舊晉書所云：凶失舜典一篇。隋志所云  
時又闕舜典一篇是也。但予考史記及諸昏引經所  
據知舜典即在堯典中，未全凶也。所凶祇四海遏密  
八音以後月正元日，半前篇耳。然且篇首二十八



字則孔傳原有其文而梅氏所上本偶失之至南春  
姚氏始上其文又以堯典慎徽五典以後文而冠以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六句遂謂慎徽以後俱是舜  
典然前後不接因有疑二十八字為偽昏者不知亦  
非偽也

按大可以謂舜典以前半篇此說最妙唯言二十  
八字非偽者極為愚謬梅本分堯舜典因舜典小  
序歷試諸難以徽五典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為  
為歷試之事慎徽五典以下割裂以為舜典雖與  
小序合然慎徽五典非起頭之語來後人之疑故

姚方輿偽作舜典孔傳曰并作此二十八字疑堯  
典矣端欲以破後人之疑矣不知帝曰欽哉慎徽  
五典是事相連屬文亦相連屬皆以二女徽五典  
豈可於其中間割裂之乎且帝曰欽哉非結末之  
語慎徽五典非起頭之語一為堯典之終一為舜  
典之始乎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多古  
文說而舜飭下二女於妯娒如婦禮堯善之即帝  
哉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即慎徽是其事相  
屬而文相連真之古文如此真之安國說如此今  
於其中間插入二十八字言是真古文非偽作者



是豈足欺有識者乎又豈足昧具眼者乎可笑之甚

此二十八字在魏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晉范甯註古文舜典一卷皆有其文正哉云梅賾上孔傳時猶闕舜典二十八字世所不傳以此航本未多用王

范之注補之

註謂本中文也釋文亦云以王肅註取續取孔傳

按是亦大可壽張為幻也魏王肅不註古文尚書梅先已詳辨晉范甯亦不註古文舜典梅本作尚書全注十卷馬鄭梅賾上古文孔傳時闕舜典一篇故或取王肅注堯典慎微五典以下補之或取范甯

注堯典

慎微五典以下

補之以故世遂有范甯注古文

舜典一篇隋志云古文舜典一篇

晉豫章太守

是也

也是范甯非注古文舜典後人取范甯注補古文

舜典闕注者也詳見陸氏釋文且所謂多用王范

之注補之言補古文舜典全篇闕注也非補二十

八字闕注也事又詳見陸氏釋文以穎達為不亮

之語大可棄之欺人可惡之甚雖然穎達之言固

非如大可所言今又詳錄之似以見大可之欺固

矣

孔穎達曰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



猶闕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是謂梅

文二十八多用王肅危當之註補之而皆以慎

嚴已下為舜典之功是謂梅本闕舜典一篇注

危二注皆慎嚴以下有之其二十八字王危之

本固無其文又無其注是極明白而大可不載

而皆以下二句而言二十八字取王危之注補

之王危之本皆有其文壽張為知以惑後人罪

莫大焉至春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輿於

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

表上之事未施行

又曰梅賾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昏古

而施行焉時已以失舜典一篇晉末危當為解

時已不得焉至春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輿於大

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

隋志云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

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春建武中吳姚興方於

大桁市得其昏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

於是始列學國

孔氏隋志共言梅賾奏書闕以舜典一篇然則所

謂用王危之注補之者謂舜典全篇注慎嚴五典

以下非補二十八字闕注也方輿所得即舜典全

篇孔傳并二十八字經文先是諸儒皆所未得也



范甯不註古文舜典及取王范之注補之者舜典  
全篇而非二十八字陸氏釋文極明今又詳錄之  
以見大可之欺罔矣

陸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  
上孔傳古文尚書以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  
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  
續之學徒遂成盛後范甯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  
取舜典篇以續孔氏

又曰舜曲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  
尚書以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

王注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  
音此本

取王注堯典慎徽五典以下則王注無此二十八  
字昭然明白范注亦取慎徽以下見前之類連之

然則用王范之注補之謂補舜典全篇之注非補  
二十八字之注亦昭然明白若夫范甯注書陸氏  
明曰今文集注陸氏稱賈馬鄭王古文為今文曰  
按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又曰肅亦  
注今文而辭大与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  
之乎由是觀之陸氏所謂今文馬鄭古文也范甯



為鄭學者故注鄭本而俗間或取范堯典注慎微  
五典以下補孔傳闕以是世遂有范甯古文舜  
典注一篇隋志載之其實范非注古文而後人取  
范注補舜典闕以也是亦豈不昭然明白乎

范曄後漢書鄭玄傳論云王父豫章君范曄祖

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每考先儒經訓而

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

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此二十八字偽造及舜典孔傳實作在當時既已  
辨之劉炫詭隨安列本第遂至今日今又錄陸劉

二家之言以見姚氏之偽且以示大可之愚矣

陸德明曰春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

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斲頭買得上之

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

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

蚤昏老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劉知幾曰姚方興採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

云於大斲購得詣闕以獻奉朝集議咸以為非

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

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



是二十八字及舜典孔傳之偽在當時已明白  
又何用分疏今之古文固是偽本而二十八字  
偽中之偽今之孔傳固是贗本而舜典之注贗  
中之贗豈不可惡之尤乎

阮孝緒七錄亦有曰若替古帝舜曰重華惛于帝十  
二字釋文云此十二字阮氏七錄亦云是也

按是示大可壽張為幻也此言本出陸氏釋文孝  
緒非引此十二字辨孔傳所為也大可引之如使  
後人見之而思此十二字非偽作古人有引之者  
殊不知孝緒果人在姚方興偽作之後則縱令引  
之亦不足徵之以增二十八字之價况於排存之  
乎今又錄釋文之全文以見大可之欺固矣

陸德明曰舜典曰若替古帝舜曰重華惛于帝  
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  
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  
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大可又誤讀此文曰

但釋文又云姚方興所上祇十二字更有濬哲文明  
四句凡二十八字總出之王註即王肅註本則不然是此



二十八字在建武奏上時一存並出從無方興十二  
字王註二十字之別此說誤也

按是大可不解德明之言直存為誤可笑可惡蓋

德明之言有果以來傳姚氏舜典及偽經有二本有

十二字者有二十八字者而阮孝緒七錄辨其十

二字者曰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德明襲其

言因言阮孝緒七錄亦云如此雖然隋唐所傳姚

本多是二十八字者故又言方興本或此下更有

四句十六字者凡二十八字其於王注無施也者

德明以今之舜典偽傳斷為王肅注此說非是然

有不用方興所作今之偽傳而取故舜典下注云

王氏註序錄亦云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

用王肅本是也肅注固無此十二字又無此二十

八字於其堯典注折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耳陸

明孔穎達此十二字二十八字於王注無交涉故

曰於王注無施也豈不明辨乎大可不解文意不

知句讀曰姚方興所上祇十二字二十八字出之

王注是德明之所不言引其所不言誣之以誤是

豈不可惡乎豈不可笑乎

聊出之其二十八字聊錄出之耳於王注無施



也其二十八字於王注無交涉也無施大引  
之曰維總出之王注誤字誤句愚謬如此

然且此二十八字在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  
光殿賦有云卑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  
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玄塞此二王君者在王  
范二君之前則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  
用之方興之非偽固不足辨也

按是亦大可欺人者也而漢窮經名儒無見今之  
古文增多者二十八字而二王文人特得見之是  
不異乎且此二十八字方興所作二王在三百年

前豫得見之是又不異乎况二王之文方興作偽  
之所原乎豈足徵之以姚氏所作非偽乎若稽  
古堯典有之濬哲詩長發有之欽明亦堯典有之  
延壽所作依傍堯典為之其三句十二字十字襲  
堯典濬哲二字與姚氏舜典相涉然是安知非取  
長發詩乎延壽之言不足徵二十八字非偽也濬  
哲長發有之文明文言有之允恭堯典有之玄塞  
古經所無王粲所作輯合諸經為之二句八字六  
字與姚氏舜典相涉然是安知非王氏取姚氏而  
非姚氏襲王氏乎王粲之言亦不足徵二十八字



非偽也且漢代二王不引舜典而南齊所出舜典  
矣端忽與其語相犯則是不特不足為徵也抑亦  
可以為疑矣大可不是之察得此二語謂之誇詭  
嚴方興之非偽矣可笑之甚要之二十八字南齊  
所出而其為偽在梁武時既有定論則千歲之下  
黨枯骨噓死灰亦復何益雖稱曰不愚吾不信也  
至沈約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  
尚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  
五字則亦先千方興者但建皇六字與千帝三字  
濬哲文明十六字俱不通接是必此六字原在乃命  
位以後七篇中文而高堂是時以改朔引及斷章取  
旨不必直接重華為句觀其文勢原自與阻可驗耳  
若謂此十五字當接之正月上日之後在璿璣玉衡  
以存七政之前改朔與存政正可相接則不特置  
千帝三字與濬哲文明十六字于無地執一書以廢  
群書必無是理且顯與史記諸書之分竟舜典大相  
乖謬恐未然矣

朱彝尊曰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右沈約宋書禮志



按今文尚書祇有堯典而無舜典古文自帝曰欽  
哉下析而為二後於慎徽五典之上取姚方興大  
航頭所得奏上十二字又僖哲文明等十六字冠  
於篇首予友蕃山毛奇齡持論宜自四海湯湯八  
音以上斷為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為舜典其言  
是也嘗讀宋書禮志魏明帝即位思改正朔朝議  
多異同侍中高堂隆建議引尚書文首九字与方  
興文同方興二十八字上於南齊時不若隆下五  
字近古鄙意謂宜刪去方興之文自月正元日舜  
格于文祖上斷為堯典后高堂隆所引一十五字

古文事類

于前至篇終為舜典則舜既相屬義亦明暢蓋百  
篇之序原舜典不必定復今文之舊也經義考逸  
按方興二十八字斷屬僖托高堂一十五字或是  
逸書舜典之所有馬鄭逸各有舜典之目隆魏人  
或猶及見之乎或見他書所引而引之乎要古舜  
典之文矣雖然其言則大不及方興二十八字吾  
友常陸藤子定亦嘗与予論舜典曰隆十五字不  
如方興二十八字此言是也雖然史記所載湯征  
湯誥增多古文及不今之湯誥增多古文墨子所載仲

觀文子載



△仲之語泰誓尚亦反不如今之仲仲之語泰誓

文偽古豈帝此而已伏孔原書酒誥梓材洛誥君奭

篇亦反不如梅賾增多伊訓尹誥太甲說命諸篇

假使孔增多十六篇嚴存今日卒亦恐不如梅賾

增多二十五篇倘使今人再偽造增多卒梅之增

多恐不如今人之增多不如二字辨古今真偽之

明鑑非明者其孰知之

又按趙岐注孟子云逸書有舜典之叙凶失其文

鄭玄逸昏之目有舜典焉然絕無師說無有傳者

馬融及岐輩既不見之隆何由得見之卒疑見他

書所引而引之乎

蓋史記諸書皆稱放勳殂落以前為堯典以後為舜

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漢昏王

莽傳堯典十有二列後漢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以

二月東巡狩陳寵言唐堯著典青災肆赦晉幽州秀

才張髦上疏引堯典文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凡稱

堯典皆在慎徽五典之後則此後半篇其為堯典方

未已也乃自此推之至二十八載帝乃殂落之後則

並無堯典一名闡入其內此真舜典矣故予舊分二

典謂堯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二十有八載帝乃



殂落止舜典後截則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陟方乃死止首尾分明而其所補闕則史記有之史記作堯紀即載堯典如帝堯者放熹節能明馴德次乃命羲和節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節四女六七歲三百六十六日節舉丹朱節舉共工節舉鯀治水一節舉舜降二女節十二慎和五典節十三謀事至而言可績詢事考言十四節受終文祖節十五在璿璣玉衡節十六遂類上帝節十七輯五瑞節十八歲二月東巡狩節十九五歲一巡狩節二十肇十二州節二十一定五刑節二十二誅四凶節二十三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節二十四此堯典也至以舜典

作舜紀則自虞舜者重華起而窮蟬而藝瞽瞍而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蓋就時父母弟欲殺舜四岳薦之堯乃使九男二女事之且試五典與慎徽五典同治百官與細百官同舉十六族賓四門流四凶入于大壑烈風雷雨不迷此一段與堯典全同使攝行天子政天下歸舜此舜典前截文也自此以後則全是舜典如云乃至文祖文祖一元日舜格于舜格于謀四岳詢斷四岳命十二牧三考績十四節咨四節堯五節稷六節咨七節契八節咨九節皋陶十節咨十一節益十二節咨十三節伯夷十四節嗟女二十有二人十三節三載一考績十四節舜年三十以孝聞至崩于蒼梧



之野舜生三十徵用至陟皆舜典文也則是二典之分當在帝乃殂落之後月正元日之前此彰者但舜典前截依史記所載則亦有試五典賓四門納大蠶一段與堯典同故伏生之合孔書之失蕭杳舜典之擄割皆職是之故史記具在其為飭羊顯然耳石門吳震方襲毛氏說曰據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以舜典凶其半而其半即混合之堯典之中故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春妣方興得古文與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于大抗頭始換其字于釐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上分作二典

而篇亂矣二典分于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一節以前是堯典以後是舜典在月正元日前又脫落半卷畧見史記其原文不可得耳故舜典二十有八載前俱是堯典如後漢張純奏二月巡狩宜遵堯典章帝時陳寵奏唐堯著典書宓肆赦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況子所引二十八載則正堯典分界處是二典古文原是二篇因後人妄分遂致淆亂並非古今合為一如朱註所云也又史堯紀自放勳至二十八載中



有拳舞降二女与慎徽五典連文則二女五典不  
得中分顯然也但舜紀又有賓四門入大麓列夙  
雷而不述節豈二典原而載其文蕭吞以誤分而  
刪其一耶 讀書質疑

陽湖趙翼示襲毛此說曰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  
起伏生今文尚各但有堯典而無舜典今所傳舜  
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據伏生今文俱  
在堯典之內孔安國所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  
是也孔壁古文書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國各傳散  
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為舜典則自東晉始

孔穎達云東晉初梅賾上孔傳猶闕曰若稽古帝  
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苞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

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  
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中購遺

典始得之是也

陸德明敘文謂梅賾上古文尚各  
以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苞

注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又云舜典  
一篇本之王苞則以慎徽以下為舜典或自肅始  
自是遂以曰若稽古舜典二十八字冠於慎徽之

首而為今之舜典孔穎達作三爻本之恭以作集  
傳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堯典曰二十有  
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



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本而引之為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孟子不足據而晉人反足據乎况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及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尚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遷本之作堯紀如是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晉人徒以慎徽以下皆舜之事遂分為舜典不知禪位於舜是堯晚年一極大事叙

舜之功正見堯之禪讓得人賓門納麓皆是堯試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從慎徽截斷則堯之事未了成何堯典耶况舜典末總叙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結以此例之則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堯典之總結是堯典必當以遏密八音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屬舜典也然近日王西莊尊信伏生今文大過又全以今舜典為堯典而謂當別有舜典一篇已經亡逸則又屬過論顧寧人謂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為一而四岳之官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尚各之詞已用則無嫌也爾百



詩亦謂本是一篇而兼敘堯舜事是尚皆謂  
二典本合在一篇並無別有舜典一篇之說也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即位以後咨岳牧命九官  
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  
明是舜典原文豈得俱指為堯典其末陟方乃死  
一節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  
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即今  
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既後安國尚故而作  
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月正元日以後數節  
並非別有舜典一篇而必泥於今文尚昏之舊以  
今舜典作堯典亦窒碍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則

舜典不過寥寥數語似非全文不知舜之功業全  
在堯未崩以前已叙入堯典內及卽真後則第君  
臣交儆而已無他事雖有征苗一節旋即來格故  
孔子亦嘆為無為而治可知舜典本自無多正不  
必以寥寥數語為疑惟此篇若但從月正元日起  
似無頭緒則大航頭所得曰若替古帝舜二十八  
字雖真假不可知而即以乃余以位冠於月正元  
日舜格於文祖之上亦屬語氣緊接固無不可也  
要之今舜典過密八音以前乃堯典之文也月正  
元日以後則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



記後有史記舜本紀作記試平心玩其文爰則知  
此說雖創論而實定論矣 陔餘叢考

按古文寬詞一書奉實經梅而攻真經鄭誤其大  
本身故其所鳴冤訴屈其所詬爭強辨非欺罔則  
妄誕非踈謬則愚惑實無可取者焉特分虞夏各  
判堯舜典唯此二條極得肯綮而辨堯舜典其說  
最妙予深好之蓋司馬遷後安國問詁遷書載堯  
典多古文說而其所分堯舜典以載二紀如此則  
當時安國分二典亦恐如此後之傳古文學者或  
失其傳矣其言舜典以前半篇此說最妙史記所

載試五典治百官賓四門入大櫛堯典所有又舜  
典有之故小序云歷試諸難是也其他孟子載舜  
事恐亦舜典凶篇所有趙岐亦有此說曰逸各有  
舜典之叙凶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逸  
書指舜所載是也蓋堯典全存而舜典凶羊猶春  
秋隱經文完備而桓則多闕文也事固有如者此  
烏又何疑伏書混淆梅本割裂其誤顯然世儒不  
知伏孔梅本三家各殊佞梅者輒攻伏破梅者輒  
奉伏曰古文如此今文如此總不悟別有安國古  
文陷了天下皆是豈予之所得易乎噫



○放勳重華文命

○堯典曰若稽古帝舜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孟子引堯典云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趙岐曰放勳堯

名

又云放勳曰勞之來之趙岐曰放勳堯號也

丘帝德云帝堯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大戴禮家

帝繫云帝嚳產放勳身為帝堯

丘帝本紀云帝堯者放勳

又云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姬訾氏女生摯

帝嚳山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山崩而弟放勳立是

為帝堯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惇于帝

楚辭云就重華而陳詞離騷

又云吾与重華游兮瑤之圃九章

又云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懷沙賦

丘帝德云帝舜驩牛之孫家語舜之子也曰重華大戴

家語

帝繫云摯叟產重華身為帝舜

丘帝本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

竹書紀年云帝舜目重瞳子故曰重華



○大禹謨曰若他言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五帝德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大戴家語

帝繫云顓頊產鯀產文命是為禹

又云鯀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

夏本紀云夏禹名曰文命

竹書紀年生足文履已故名文命

是古文真偽之所判然分也夫放勳重華文命共為生號之名猶後世死謚之名也堯典是伏生今文所

有又安國古文所有其所謂帝堯曰放勳以為生號之名與大戴家語孟子史記無不符合大戴是孔子所說史記是安國所傳而符合如此是真經之所以為真也若夫姚方輿所偽作舜典冠首二十八字重華愷于帝梅賾所偽作禹謨發端文命敷于四海不可為生號倘為生號與堯典同讀為帝舜曰重華則愷于帝是何事也讀為大禹曰文命則敷于四海是何物也倘奉偽古則放勳重華文命皆不可為生號也與大戴家語楚辭史記無不牴牾孔子所說虞安國所傳亦自如此是偽經之所以為偽也安國



古文梅賾古文其偽邪正之辨唯此六字足矣又何  
以多之為高堂隆十五字其真偽則未審然其帝舜  
曰重華與堯典合無所牴牾猶是為近古矣梅賾姚  
方興慮不及此是非其所謂作偽心勞日拙乎世攻  
本者不知先攻之予故特標出以辨真偽之所判矣  
雖然梅本之行于天下也久矣其書雖偽聖謨嘉  
言會萃一處是豈可廢乎予故日者有禪之之說  
焉今錄于左

放勳重華文命古傳之說為正朱晦菴蔡九峰曰放  
勳曰重華曰文命為堯舜禹之生號其說不為不是

但若此說於帝堯曰放勳則可於帝舜曰重華則于  
帝所昭是何事於太禹曰文命敷于四海所敷是何  
事身死不通然則放勳重華文命為生號之名其說  
非耶曰大戴家語孟子屈子史公之昏確有明証矣  
為其非乎放勳欽明文思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教  
明文思之四德是故當時稱為放勳重華昭于帝文  
德光華重合于堯是故當時稱為重華文命敷于四海文  
德教命布于四海是故當時稱為文命放勳重華文  
命即是堯舜禹之德業即是堯舜禹之生號猶文王  
之文德死謚為文武王之武德死謚為武也古傳以



以德業辭從之者不知其為生魏是故至於孟子楚辭窮縮不通新注以生魏辭從之者不知其為德業是故至於舜典禹謨室塞不達是說之得一而失一矣謂得兩家其義殆全予故謂古傳之說為正朱蔡示不為不是為是故也雖然今讀尚昏者先從古傳知其為功業則重華恨于帝文命敷于四海皆可傳通矣否則雖喙三尺不能得辭也既已知其為功業然後又知當時以此為其生魏則孟子楚辭大戴史記皆可得通矣是讀二典三謨者所當先講明也雖然若學兩漢今古文刪姚氏二十八字蔡葉梅氏禹

謨不用則曰放勳三字從大戴孟子而排擯古傳亦自無所妨礙矣

朱子曰三山林少穎辭放勳之放即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為優

若夫放勳重華文命堯舜禹湯名字謚號之說馬

融鄭玄譙周皇甫謐輩紛然聚訟無歸一之論詳

陸氏歐文及夫記明云死謚周道也檀弓又云死

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郊特牲而馬融以

堯禹湯為謚且疑其不在謚內其誤如此它又

何論特近世亭林顧氏絳德清胡氏惺辨之精且



明矣合二說其義始全今附錄于此

顧氏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以七紀臨文不諱也攻之尚昏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啓至桀皆名也夏后氏之季也始有以十干為號者祭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士主癸皆號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商之王著號而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

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

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尔先祖曰文祖曰誓祖曰

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台曰中宗曰高宗

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曰神

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殷為矣自夏以前純

字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寔字文故有名

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於周公因而制謚自

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

春太公世家太公丁公乙公乙公辛癸公伯用高人之稱陸博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有謚者少其後乃皆然王季以上不追謚猶用高人之禮



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歟

日知錄  
帝王名號

胡氏曰周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為人

所稱道而顧以君者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

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  
唯舜端曰若

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

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

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

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圖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樸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為號自上甲微台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



號啓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著湯後  
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千之號著而不名。故昏有  
太甲、沃丁、仲丁、何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  
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  
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為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  
序以為祖己，則高宗誤也。  
周人以諱事神，死則制為謚，以易其名。故昏有康  
王之誥，以謚著焉。文侯之命，臣亦稱謚。據左傳成  
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  
誥，伯禽、唐誥皆謚。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  
此，其以謚著者，蓋史所追改也。  
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循其梗槩矣。禹貢雖指

白虎通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太甲帝乙武

丁

竹書紀年，天乙履以乙日，至湯號天乙。說原于  
乾坤鑿

度

黃震日抄論乾鑿度曰：謂帝乙以生日為名，亦  
非殷以即位之年太歲為號考歷者已得之矣。



吳書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仁人也陳國袁徽與尚書  
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玩習書傳春  
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教以次尚傳中諸疑皆有  
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  
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昏長義上之其  
見稱如此

蜀書李選字欽中梓潼涪人也著古文易尚昏毛詩  
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逵馬融異於鄭玄  
與王氏肅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

魏書王肅傳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

同異為尚昏詩論語左氏辭及撰定父郎所作易  
傳皆列於學官







